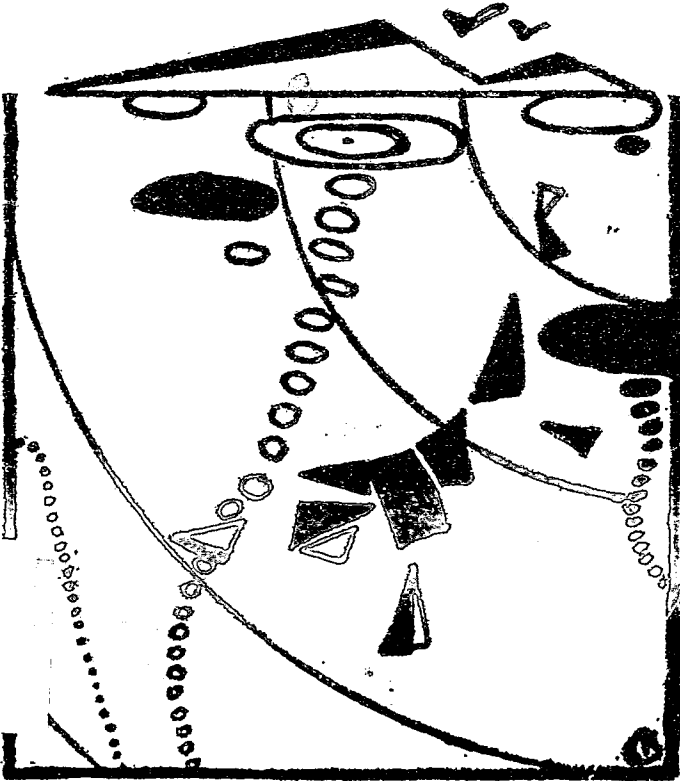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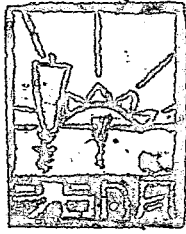


咪咪

郭 鑫 著





MG
I216.2
217

嘆 嘆

郭 鑫 著

上海光明書局印行

1 9 2 9



3 2285 1225 1

獻給失戀的朋友

由水裏一霎時打了一個旋轉，
靜稍稍地再也不上來了！

獻 詩

微微地一點，
在那兒動顫不住，
江水的紅濤浪花，
怎洗淨伊底心腸，
孤獨的你倆只有各懷着
追念和激憤！
今兒的靈魂；
振盪了前日的黃昏。

1929，上海。

○ ○ ○

這世界裏

有人兒在那裏號哭！
這世界裏，有人兒在那裏歡樂！
愛與愛；是絕對的仇敵。

這世界裏，
有人兒在那裏高呼着“戀愛”，
這世界裏，有人兒在裏那高談着“戀愛”。
這愛，是絕對不作物質底奴隸！

桂花已久謝！
滿地的野菊染污了大地！

北風不住的怒吼着，
地裏的死人正在歎氣，
倦了的白鴿伴着我的靈魂而同歌。
黃河之水，
隨我底血而漂流，
送到那無人之處，
只有我底心正在喧哄……。

太陽墜在我欲死的心田中，
Pa Pa Pa ,
在我心中響着。

戰將已久睡，
還有剩下我心的亂叫，
打破這寥寥寂寞。

北風首相怒視這世界；
今兒更加上牠的號令，
牠遊遍了全個的宇宙，
骷髏正向牠嘲笑，
大地被牠踏過，
凍得似石的堅固。

肉人——石人——鐵人！

活人——死人——僵人！

只有我心弦一絲的烽火，
尚在搖動。

目 錄

動 機：

到了P鎮

未認識的女人

幸 運

周 雲

評 論 前

讚

月 圓

求：

夜的哀告

病 中

危 機：

心 中
棄 絕
洩 露

撲 咚：

返 家

最後的一霎

已過去了

—動 機—

到 了 P 鎮

H鎮的 T 火車站，充滿了來往的客人和閑人，一個個的面孔上都很表示有未作的急事似的，有的喊叫，有的直着眼一點也不動顫，有的行着，說着，笑着，提着包裹的，提着網籃的……大包小籠的一個個的穿過月台，那時候正是晚間十點多鐘；遠遠地車笛，一聲急一聲，像正在催着人們快點走罷，快要開車了，車的放汽聲也漸漸接近了月台，輸送的小鉄車夫，也忙得滿面通紅。

這時候，周斐已將行李等件整理好了，叫車站的長夫搬在一個二等客車上，一個人坐在一個靠車角的椅邊，外面的人們還有將來的男女老小，一串一

串地，進了票房，喧嘩的聲音比前稍靜了一點，此時離開車的時間，祇有一刻多鐘了，只剩有很稀少的客人，在火車旁邊尋找他所欲坐的客車。月台上底電燈一排排地掛着，像是歡送這些客人的樂隊。月台一霎間非常的寂寞起來，鉄路上著黃色的巡警底皮鞋，打打地響聲，在這些坐客們耳裏邊，是很討厭的。

周雯坐着隨手拿起一枝紙煙燃着，正吸着得意的時候，只聽遠遠地一聲的鈴鳴，知道火車已預備開動了，自己穩定了坐位……。TA, TA, TA, ……漸漸地開動了，Ti Da Ti Da ……一聲加緊了一聲，由窗外望着遠遠都市間的火光衝紅了半個的天空。人們的喧嘩和叫喊，再也尋不到一點，只剩有那無情的火車動蕩的音波。車上的坐客，有說有笑，也有似睡非睡般的臥着。隨手拿起一本日記簿子，了了草草地寫了兩句。

小我的我，是這樣的微小，飛在這上頭，我底生命是完全寄托在TA, TA, ……之上，這一去是什麼意旨呢？差不多使我暈亂了頭腦，幸而遠遠地青天，綠草，蓬蓬得勢，使我醉了。

我愛我底祖國，但是我總是聽見一些號叫和破滅。遠離異鄉，也合在異國的人兒，奏着同調的呼聲嘯！△年△月△日

火車仍繼續牠不斷的哀聲，一會兒放了汽，也就走得十分慢了，又放了一聲汽，又慢些，更放了一聲汽，纔停止着，一抬頭，江岸車站到了，在那裏已經十一點十五分鐘了。

吵囂的呼聲，比T火車站要小些，也有三四十人上車，停了十分鐘又開始活動起來，這麼一來，再也不停了。

“精神已是困倦了，睡去吧”！

雞啼喔喔地聲音，驚醒了夢，我起來了，——看那清晨的夏景，而且是快近了武勝關，我是初次走這條路，聽說武勝關山景最好，穿過山洞，就是黃河大欽橋。太陽將從東方起來，陽光從霧中映到碧田裏，帶有一種農的詩意，農村中已佈滿了早霧和晨烟，回想我底故鄉也不是這樣麼，看這些煙霧的景象是如此的愛昧呢。

唉，故鄉嘯！故鄉嘯！你是多麼的美麗，你在春天

裏各種的花草樹木，將你吻抱着，那是何等的馥郁芬芳；今兒呀，你本來的面目，早已消失了，你受了數十年的摧殘，兵荒，土匪，一切的，使你已變爲了可生厭的你，你這是多麼可憐啊！說到這裏我也是同你一樣奔波；飄泊。可憐的少年，這次到P鎮去又是使我有什麼意旨和希望，然而事實已陳列在我的面前了，去也不好，不去也不好，總是去了。在我心理上觀察着還是去吧。

人生不過這樣的幻景，今日之我非明日之我，這不是自找苦腦麼？

“打票打票”一個查票員喊着。

他穿着藍制服，右手拿了一把剪子。

我幻想正無法結止，這一來，被打斷了。纔知道自己是坐在火車上走着，正吃着早點，證明了我底意旨的行動，還是在到P鎮去。不覺得桌上的 Butter 和麵包吃完了，茶房又打了一壺茶來，自己又買了點瓜子和糖果，燃了一支雪茄烟，很無聊地拿起一張大陸報來看，一連看了三張，又從網籃裏插出一本小說月報來。

在做旅客的人，真是一個苦悶的事，我想那些做大官的一時武漢，一時北京，一時天津，一時廣東，再遠一點說一時日本，一時法國，一時俄國。……怎樣他們不說苦悶和不安呢？難道我們沒有生長做官的肉，做官的面孔，做官的骨頭麼？

遠遠一行行地山都跑到天宮裏去了。那些山都拿白雲當做腰帶。兩邊的絨花樹，梧桐，松，桃，柳，尤其是那遠而朦朧的矮樹，纔真令人愛悅。並且又添了幾點雪白的茉莉，野藤，菲菜，月季，荷花。花的放香。尤其是晚香玉，這種花，越到晚暮而越放香。

由車窗兩旁的風兒，吹到車內旅人中，都帶有一種不可描寫的心理，都是微笑，洩露在各人的容貌上。

武勝關費了四小時之久纔穿過山洞，時間已近傍晚，火車也慢起來了，牠表示很小心的，走過了黃河鐵橋。

——車內電燈燃了。

車的振動將我由夢鄉中驚起，這如沙漠的北方，已將我的心兒埋葬。微微地顫動，肉體雖遠在異方，

我底心靈已轉飛於舊我的茅蓬。

——這是我的心理，我的心弦。

是誰彈那錚錚的琵琶，

這冬之夜，

原是冷清的呀！

呵！北風吹着窗前的紙兒，野外的孤雁私泣。

飛不到天涯去吧！

軟軟的翅兒辛酸了啊！

還是回到我的塞北去呵，

在那兒，有我底沙漠。

這早已是他日的我，所想念的呼聲，現在我如何又是這樣的矛盾呢？然而在故鄉又使我如何，又有什麼安慰呢！

嗚！我已明瞭和理解了，不過故鄉是習慣上的牽戀，在那裏有白眼的親戚和富於虛榮的友隣，他們是我底大敵，他們是造成世界罪惡的原子，他們被欺詐，哄騙，虛榮，殘暴，假貌等等的惡勢力所軟化。他們不是我的親戚，他們都是金錢的底親戚和隣友。

“貧居鬧世，無人問，

富在深山，有遠親。”

他們對貧人唯一的口號：

“各人打掃門前雪，休管他人瓦上霜。”

——窮人向富人去借錢這是多難的一回事啊！

他們總是說，青年的有事不做，反來找我借錢好去臭吃，臭喝。

他們平日所唱的也是山西人拉胡琴“自願自”的態度。父母呢？也是一樣的罷了！與他利害相衝突的就爲不孝，所謂“逆子”。

“其所以由小養你這大，是希望你做大官；養他們，所以纔送你到學校裏去。

我常常聽說：“我由小養他，費了許多的心血，如今他長大了，有錢了，與他老婆走了，連了我們兩條老命都不管”。

我想到這裏，是很心痛的。現在我並不是反對父母，在父母之中，並不是都是如此，不過多數的是這樣吧？我相信一個父母如果不以貪利益的愛，把以人的愛，去愛自己的兒子，纔是真父母。反而言之，將兒子養大了，好得他底侍奉，那不是就好像由二月間

是谁弹那琴么的琵琶这冬之夜 你 你是冷清的呀,
 呵!北风 吹着 塞前的 纸儿 野外的 孤 雁和 泣 飞 不 到
 天涯 去 吧 嗷 么 的 翅 儿 辛 酸 了 呵. 是 是 回 到 我 原 来
 北 去 呵 立 那 儿 有 我 底 汤 婆

我已跳出了豬圈，十二月的三十
 已
 變了我的樂日，心琴奏立這荒原之上，
 我
 即 冷風中，待我那 牧羊女 我的
 快樂 我的 幸福

，買一隻小豬，將他養大了，到了十二月年底，希望吃牠的肉。

做兒子的喲！莫拿自己做豬兒呀！

火車將我載到這裏，我更唱着：

是誰彈那錚錚的琵琶，

這冬之夜……………

……………。

尤其要唱着：

我已經跳出了豬圈，

十二月的三十日已變成了我底紀念日。

心琴奏在這荒原之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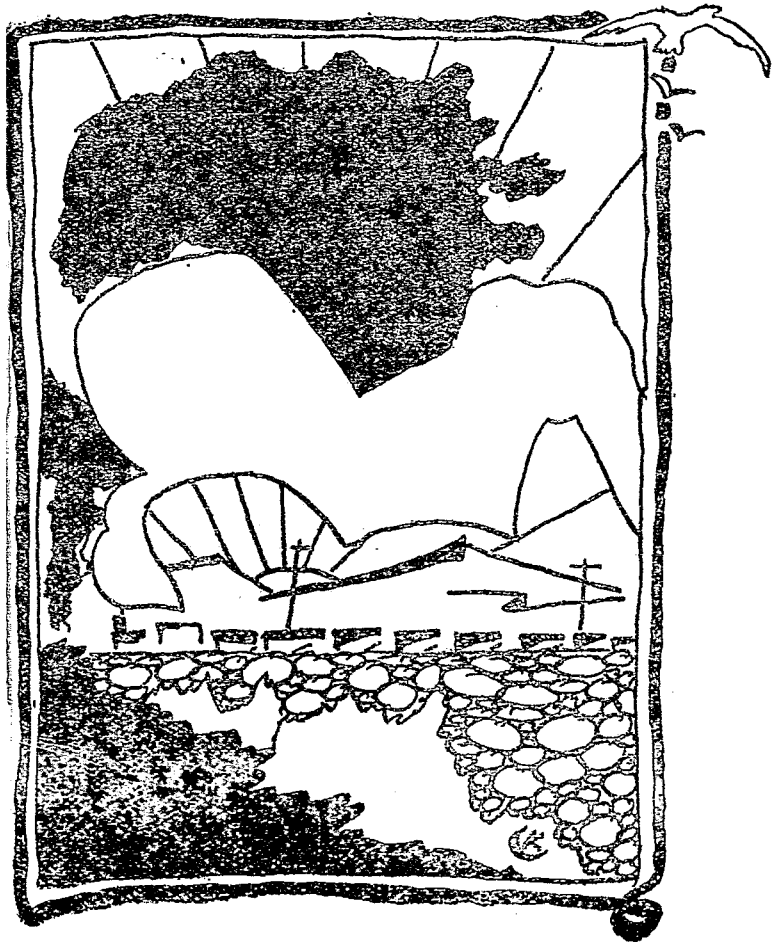
獨坐在那冷風之中。

待我那……………

牧羊少女。

我的快樂……………，我的幸福……………。

我的哀婉音波，被火車不知帶了多少里，一棵一棵的樹木，表示牠受了感化似的。我猛抬頭，前面懸着一個牌子，寫着石家莊三個大字，知道我所盼望的P鎮近了。



在月台上，仍然呈着那荒涼的氣象。風兒不住的狂號，有如南方的冬風，一几一几……。

火車移動起來，我急忙上了車，耐不活這冷風。——驗了票。

定坐起來，大腦和小腦，兩方都下了總攻擊令，一時暈將起來，到底不知是什麼惡劇。

車上的旅客在這時候，格外使人生厭，都好像蒼蠅。沒有一刻安靜的我，只有自尋清靜而已。有如和尚，兩眼下垂而閉，呆木地坐着。在稍稍地聽到，“這人睡死了，一連坐了四個多鐘頭，飯也不吃。”到這時候，我纔甦醒。其實我何曾睡了，這些庸人那裏知到超人的舉動。

時間晚了，太陽帶着微笑也回家去了，牠紅得似金的面貌，映滿了整個的黃昏。

夏日可愛的自然景况，通通被鳴蟬宣傳出來了。——我將永埋於暴風和狂雨之中，怎能使我永停留於此處！

可愛的晚景呵，我就在這一霎和你別離了。……
遠遠的偉大的P鎮底城牆，特別高大。

“快些將行李另件整理清楚!” 一個個都鼓着兩個圓而且黑的雙眼，去望，目的底 P 鎮。——車中一時寂寞起來。

“快到了”一個高聲的喊着

不上半點鐘，火車已進了西便門，又過了十分鐘纔到了 P 鎮的西車站。

P 鎮是闊人，要人，會集之地，到底有一種不同的風氣，連拉洋車夫都滿口京話。開口您老；閉口您老。前門的城樓九丈九尺多高，兩邊的摩托車，電車，東西往來很有秩序，下車是下午四時，就到西河沿一家旅館。旅館對於招待客人非常和氣。在南方很難找到的，這話雖是形容過度，到也不冤枉南方的旅社的一般人。一連走了四五小時覺得異常疲倦。茶房開了飯也沒有吃下去，猛然聽到一聲說：

“今天三慶園及廣德樓兩處的戲特別好”

“在南方聽說 P 鎮的戲園內的戲又好，價又廉，於是決定非去不可。大約是晚七點半開鑼，至十一點鐘為止，就叫一個茶房來。很客氣的對他說：

“今天三慶園的戲好麼？”

“請你費心，指指三慶園的地方離此地約有多少路？”

“不遠，轉灣就到。”他和氣的答道。

“除了這裏以外，其餘的東安市場，城南遊藝園，什刹海，頤和園，萬壽山……全都好。他連續的說着。

而我只有默默地吞在心中，三慶園去吧，走——走！

時候到了，鼓鑼開始喧嚷了，——轅門斬子，——桑園寄子，——捉放曹。——虹霓關演了，人們鼓了掌。

耳內作響了，坐在一塊兒罷，是邂逅相遇的舊友。令人反起了悲傷和親熱，能使人流出眼淚來。我相信，在每一滴眼淚中，含有無量數的悲傷，痛苦。兼而加了熱情，快樂的使命。這是人生一件很奇的事實。其中好像說：

“數年相別，各人底環境所感到的一切，在此短時的見面中，彼此都是隔膜。及當時一時所有極點的愛，——美——喜而衝動在筋肉和精神的活動裏，眼

淚就由不得而湧出於肉外。也就是心理和生理連關的表現。

我們因熱烈的心腸，打斷了看戲的慾求，走出戲園的門口，……在飯店裏，敘談中多半是舊日的影事，其中所夾雜的，竟離不了——病了——老了——生了——死了。因恐時間過於太晚；就回到旅社中去……………。

風雨的搖洩着，從小孔中直射在頭額上，花底命運，也是緩緩地捨去牠美麗的容顏。人底頭上，都是極容易起了不可想像，神祕的思情。

飛也似的跑，被茶房暗示的我，毫不主動的遊蕩，——戲園，——酒樓，——花園，雜耍場。我的脚步，滿踏着遍地，由不動至於緩緩地，再至於快快地。我底心兒，也隨脚步——底跳動起來。而被我牽連的舊友，也伴着瘋狂地亂跑。這個無目的的行動，孩子們見了也發笑。兩腿由彎而僵直了。

馬路上——行行地電桿，與樹，都被我在無意識的舉動數盡了。

鬼臉底灰面，是P鎖底特徵，且含有永久性的境

象。

一個低矮又肥胖的女人，迎着風，眼珠同汽車燈一般。成了一直線，快而且急地飛跑。一條黑狗罵得他好笑，旁邊的伊，也露出乳白的牙。巡捕注視力也沒有了。

噹噹……噹，吹來的聲音。乘了電車，一霎時街上所有的東西，都化成了烟色。

像貓似的走到房子裏去，東倒西歪，無意思的舉動充滿了在腦筋裏。在街上的賣報的喊着，並且非常的緊張，在寂寞的房子裏同牢獄一樣。很小心的呼吸，打開買來的報，很注意的看了一篇，——廣告——所得的結果，是被報紙引我將往 C H 學校去。牠開校和招考的日子，我是很適合，後天就可以去報名了。

P 鎮半月內的流蕩生活，使我也厭了，我也不願再過下去，如果長此下去，更不成人樣了。在心內總是躊躇着，沒有一點安靜可賜給我。然而這一秒時間已很清醒了，纔知道事實的表現所賜給於我，像這樣的扮演着。

飄泊的人們，一切的行動，總歸納在，無聊——
討厭。軌外的人那能瞭解。像這類的事：

一個人本能的動作，在行動，，言語，面貌上，絕不會出於自然。這是環境如此，含有偉大的潛勢力。他人反應的一切，是反射的結果。物質和本能動作是相關的。我知道人底本能善跑，善走，善哭，善跳，這些意識絕不能在沒有刺激的時候所能表露。

會跳本能的動作，和會拿刀的本能動作，所受變態反應的結果，而投河，自刎。本能所賜的末路，是非可預言的。

未 認 識 的 女 人

人家底燈火映在水裏，閃閃地搖曳着。

船上底男子用了清亮的聲音唱着船歌。這一夜裏，淡霞似的包圍着我底心底一片悲哀，即在此刻回想起那時底心緒，也感着一種不可堪的，深而且靜的，無可如何的悲哀的情緒。

在路上緩緩地走着，微微地風吹在臉上。展開了五年前江南的故景，這悽涼慘淡的P鎮，不是我所想像的了。這時心下明潔而澄靜，如歸到故鄉，眼前所浮現的情況，一時融化在回憶的路途。而不免熱淚所排泄在沙土的上頭，遠遠地淺藍色的牆壁，被濃陰所蔽，在未曾遮到的縫兒裏，隱藏着水紅碧綠的花草。

天空裏，弱翅的倦鳥，飛來飛去，牠啼叫着一種哀惋清淅動人的聲調。

太陽含着微笑，從東方慢慢地起來，懷抱着大自然。牠使人在愛的調和裏，一天一天的生長着。牽牛花正在致歡迎詞，在大自然裏合奏着晨歌，在大自然中的我，享樂着這美化底自然界，已絕對忘却了所謂城市大建築的底美麗，然而現在我底脚是放在城市的路上；但是我底心已被大自然所引去了……。

兩脚由酸而麻了。非人類生活的車夫；他是我底朋友，然而我也不得不奴隸他們了。兩旁男男女女很溫和的面貌，雙雙的整齊的一對對地走着。高足的皮鞋所發出的響聲，在人底耳朵裏起了酸素作用，回顧而注視着，彼此不開口的相看，各自付給了一個笑的答案。

——在不知的心裏，停止住在 C 且學校底前門，門前底灰色牆上貼着：“報名由此入。”我開始脚的動作，一步，二步，三步。——似火燃燒起來，在心中總是這樣跳動。

學校的柵門是鐵做的，映出綠色的漆光，佈滿了

在恐懼的腦中。——鴛鴦似的一雙一雙，而且含有天真的脚步，由外往內，由內向外，很輕輕地，無血的雪白的女人，她們是中國才子派的美人。——鐵打的，紙紮的，雪做的她們底曲線，早已變成直線了，美已成了醜色。

——“這一元報名費，像片和履歷。”很不願意用大聲來說。

由濃綠隱現着橙色的洋房，綠氈鋪滿了屋前的場地，經那些人兒踏着綠氈兒，輕窈身軀閃閃的活動着。美人蕉的黃花，鳳仙花底紅顏直立在綠氈的上面。茉莉和蠟燭的蜂兒獸子般的仰望着牠們。

踏踏的踱過了一個幽徑。遠渺淡色的綠陰遮逾了短牆，贊而且天真的女郎穿着舞衣，

Violin 一陣陣地很嘹唳從微風中送到耳中。

蕩漾着的周髮，僅僅是這樣獸眼的觀照着，精神已久凝固了，心弦底火兒尚在微微地搖動，一時這些美麗的景况，已牽着心兒……。

淅淅瀝瀝的水，從小石落下，打起了許多白銀色的浪花，很活潑的金魚，也兩兩雙雙的游泳着，現出

天真的狀態，金江的鱗，放出奪目的光輝。

兩腳開始動作起來，緩緩地踏着青草，而浮着回去，沒四五步已出了校門。

灰塵佈滿了天空，將新鮮的空氣染污了。在這骯髒空氣裏，至少是要減少生命的延長，這是那些坐汽車的人們所賜與的！嗡嗡鬧鬧的沒有一點安靜；耳朵也都要聾了。

走近了寓所，在這路上由吵鬧而寂寞了，沒有一點聲響，盡聽到脚步響聲，打在灰石的路上；更除了間或一株樹爲所吹動，使整個的路上發出回響。

開了寓所的門，貓兒在狂叫着，陌生人底眼目很注意的射在貓的身上，一會兒在腦子裏都變成了夢似的霞烟，包圍了青天，還帶有點兒暗色，將整個的房間渲染成爲了暗褐。紙煙燃着一點小光，在黑暗裏顯現着一時滅着，一時明着，幻想有如像救火機的水射出。恐怖的異像陳列在面前，層層件件的發出，隱藏在眸子裏；暈眩的眼皮在眼框上遮着，由隙孔中只能透出一點閃閃的暗光。

九九，九九……打了五下。五點鐘了，確是離開

飯的時開不遠了。肚子也覺得餓起來了，「口，口」的叫着起勁，一聲接着一聲。

“維彪哥！請你叫廚子快將飯炒好，把你買來的火腿和辣醬還有早晨剩下的豆腐煎雞蛋，再從新在爐上熱一熱。我肚子實在餓到萬分，若果再等一等，腸子也要餓細了，早晨去報名時在外面也沒有吃個十分飽，回來又走了這麼多的路，又加上前天有點感冒症也滯了兩天。”

——“真成了火上加油，越說越餓得厲害了。”

咦！這個老趙可是真講信用，不到五分鐘，大盤小碗都擺好了，熱騰騰地菜，又好看又有香味，使人吃下去一碗，兩碗，三碗還要想吃兩碗。其實平均我底食量不過至多三碗半罷了，今天真是破天荒的第一回。

坐在我旁的彪兄笑的連嘴都合不上了，睡涎一下也銜了出來……。

一轉瞬的當兒，夜神掌管了大地，殘星明滅着，瞻視着這世界。——像線一樣的新月高懸在西方。

水涼寂寞的月夜啊！過得也非常之快，我只是無意識的坐在椅上；所以在彪兄心理中起了一種異像，

——他開始發問了：

“雯，你是要睡麼？”

“不是，我不……”

“那麼你很疲倦麼？”

“有一點，”

“你還是睡去吧！”

“想去。”

“你底呵欠是太多了，並且明天到學校去初試。還要起早一點，纔趕得到時間，不然走到校內人也快考完了，並且你今天……”

周雯默默地沒有出聲，走到臥室裏去了，一霎屋子裏聽不見一點聲響，十分的冷靜，好像死人的棺材。

第二天的早晨，展開在眼前，他還沒有睡醒，將他喊醒，天色將近六點半鐘，很滄悴的洗了臉，將衣裳穿好，兩三大步，走出去了。老趙在廚房笑着不止，他說着：

“今天真慌得厲害到萬分，帽子也忘記了帶去，兩條腿都直了，像木棍似的硬，連攢帶跳就跑了出

去。什麼也都顧不及了，您看看他……”

維彪也止不住的笑着說，恐怕他走在半路上再跌在陰溝內，那真使人發笑啦。

“你可真滑稽，天這麼樣的早，就喊他去，他一聽到“起來”兩個字，也不像每天一樣懶了，好像輕氣球似的，就升了起來”。老趙坐在一條破爛的板凳，抽着旱烟，嘴內咕嚕的說着。

Pa Pa Pa...門外發出了敲門的聲音。

“是誰？”

“我來取東西，是我”敲門者很急地應聲。

“我忘了，我來取墨盒子，和小帽。——哈哈笑聲湧出在靜默的氣息中，呈獻在老趙和維彪的面上，通通笑個不止，甚至臉上同紫茄子一樣。

第二次，周雯走進內室取了帽子，將墨水帶好了，叫了一乘人力車飛也似的跑走了。漸漸地遠了，維彪和老趙在門口目送着。

人力車不上一小時拉到校門，應攻的男男女女，一行一行很有秩序往裏邊走去，女人們的香艷氣味，趁着微風送到走在後面的人。將指定考試的教室尋

到了。那個房子可以坐得下四百人，今天應考的人有一千多人所以在西邊又分出第二試場。

試場的空氣，非常惡劣，坐在我前面是位美麗的女學生，穿着淡色西式的服裝，頭髮已經翦了，而且蓬鬆着。舉止動靜，都很引人們的眼光注意。其餘也有四五十個女郎，在我和衆人的眼光中，那在我前面的一個要算頂漂亮的了，這不是我個人的心理如此想像着。

一會兒監試員將卷紙分了一遍，而且也附帶看了那女郎兩眼，即時又將頭迴轉過去，走到身的後面去了。

唉！真糟糕了，第三題答不出，有誰能在暗地裏告訴我。羅丹 (Rodin) 底大雕刻和果牙 (GOYA) 及他底教授委拉司貴 (VELAZ QUEG)，然而第八題的日本之帝展一題，雖是在前數年看見有H, J, A, C二位先生發表過，可是在這一時連話頭都想不起了。真糟糕極了！——一些自棄的心理潛伏在周雯的心中。在旁邊左右的人都是埋頭做題目；在意料之外她轉過了閃閃的身子，發出很柔和親愛的聲音。

“您不要這樣着急了，” 隨手從淡色的袋子裏遞給他一個小紙條，一霎她又轉過身，一陣香味跟着送到鼻子內。

使人頭腦也由暈而清醒了，但是在那一霎間又沒有注意到是那位女友，只是香味將使人所能默算到，一定是她了。

從來我也未曾挨近過女人，今天又是我一人進校，前面坐的幾位女郎也都不認識。——而在女子方面的心理多半是有意義的，她們所喜歡的是金錢，她們所愛的是做裝飾的學問。

——我又是這樣的窮乏，然而在男子方面；都是滿肚子裏懷着嫉妬。這裏好像戰場一樣，誰肯讓誰。

——那一霎所成就的事實，又是叫我預測不透，叫我也太過於糛糊了。

我愛她，我也相信她愛我，即使她愛他也是有條件的愛了我——如今女人底地位升到了九十九層。然而我是真愛她，但是她恐也……周雯底心內都被這些事打得粉碎。

一會兒，又轉了頭，現出一片微笑來，一霎又轉

了頭。在心理上起了莫大的恐怖與驚慌，纔知道剛纔給我條子的那個人兒。

——就是我心弦上的她，我所愛慕的她。

心裏一上一下地跳着不停，可是沒有勇氣去和她談話，——這是數千年舊禮教的餘波，留遺在人心底惡毒吧？

“您答的題目怎樣了？”她關心的問了一聲。

“還差一題”很不自然的答着她。

週身已被烈火燒過了似的動顫起來。——時計已指到十點半鐘了TICK, TACK…被她已擒捉着了，最後一題，很快的就答好了，繳卷了，照試場的規則他已無意識的走出；她只是躊躇着心情。

——旁邊似乎聽得有嘲笑的口語，而且譏笑的態度像含了嫉妬的心。

天氣這般清爽，風兒只是跑來跑去，空氣異常的清涼，但是她呢，是何等的難過呀！

——力尤，力尤，休息鈴響起來了，很吃緊的聲浪送到她底耳中。

——走在一個園池邊，她和他偶然走了一個面對面，

但們欲說的話，只是潛伏在心內，喧嘩聲音一陣大一陣；討論以後作題，……從人背後邊重重打了周雯，但是影子也沒有看見，周雯很慌張無所對敵，這很大的霹靂將他圍繞了，空氣也嚴肅起來，只是慢慢地呼吸準備着。等待着，兩個貓眼在周圍的人叢中觀察着，非常注意，一點也不放鬆，緩緩咳嗽，臉也成了一個紅蘿蔔，究竟敵人好像等了長久，是懷着失望。

——力尤，力尤，…從喧嚷中飛了出來，立刻所有吵鬧的音波，都被牠鎮壓個靜靜。

——一串串地又進去了。莫沙利尼第二，死沉着的面孔考試員，又上了講台。死沈沈地場所，間或露出戰場的形式，都鼓着兩眼，手指，不住的動顫。——總攻擊開始下了命令，慘白的臉低了下來，準備最後的勝利，一霎間，什麼音浪也聽不到。只有卷紙利利地響聲；在寂寞的當兒，不斷的飄出。

幸 運

蕩漾的心窩中像遊絲所纏繞，
不定的幻想像春夢那樣的引長；
東方隱藏了無限的神祕，
日月總是如此的出沒。

留心自己的脚步，
不要被荆棘所傷。
牠暗含了毒劑！

這樣一片零碎生活，
今已久告結束；

等待明日的牆上，
在榜上我底末路。

亂了的頭髮，
還要再去抓牠嗎？
 牠不癢；
 牠也無病，
還要再去抓牠嗎？
心靈如將殘的微火，
尚在不不住的搖動。
可是我底……………
只有最後的明日！

啊！今日是何日？
 明日的幸福和希望，
 明日的末路和失望，
今日呀！是免不掉躊躇。

海角詩人弄著伊底‘管笛’，

海的波濤，澎湃著不息，

I SLAND——

你是永遠的享樂者。

跳舞的伊，已是停住了。

月光漸漸地從海裏出來，

萬道金光，

貢獻於伊的面前，

錚錚的歌聲又繼續起來。

藝術到了極頂的地方，

必定有這個“反常”的作用。

否則藝術就不能超羣了！

如果明天：——

是實現的，

是成功的；

可樂的，

可悲的；

今日的我不能預料。

即使是實現的，

是成功的，

可樂的，

我將永遠；

是成成的，

是可樂的。

終久必能與我底心靈，

走入藝術之宮。

心兒跳動着不息；

在暗稍稍地，

她又重復的映在眼前。

我開始發問了，

終然得了幾個應轉的回音。

柳梢上掛着

燦爛的小星，

在那裏暗窺着人間，

這星與黑暗接吻着
那是人類愛的發生，
和愛的結止。

枯黃了窗外的葉，
風兒催牠歌唱，
從忽然間，她忽然的
笑起了來。

我這孤寂的心琴，
尚在靜夜奏。
窮人啊！於茅舍之間，
富人啊！於樓廈之間，
啊！只有那可詛咒的夜裏，
風雨飄飄，
魔鬼揮杖而前進，
在那湖的幽默之底，
發出了黯淡的鐘聲。
洪——

時已去矣，
只挹鬱與囚籠！
無力掙扎呵，
只深深隱藏了色相，
等待着，
等待着天帝之繪音。

懶懶地太陽，
已照滿了整個的大地，
微笑着，
漸漸地高起來。

太陽溜到光輝的銅色的薄霧中去了，
她！……………
迷魂眩目的紫色的倩影落在這青草之地。

將勇敢增加罷！
莫要抽抽似的，
去罷！去罷！……………！

避秦的桃園之夢痕，
請你停止了罷；
只剩有時代底惡魔，
時時出沒。

幸福呀！幸福呀！
今晨我吞食了，
一塊大的青石，
我底一切已成了光榮；
前途喲！前途喲！
而前途又是無有窮盡的。

我感謝我自己，謝拜今日的成功；
我猶且謝她；替我今日的成功。
她在暗稍稍地
助長了我永遠底生命。

像小孩子，要學小孩子！
他多麼的天真，

多麼的瀟灑，
多麼的幸福！

——我不久也要飛上天去了。

○ ○ ○

一步步穿進了大門，走過膳堂，笑嬉嬉地目送着她進入女宿舍去了。環繞着花園走了幾遭，纔回到自己底宿舍去。

——很有規則的學校生活，比較個人生活的時候是很快樂的。所以大多數學生初走到社會裏每每總是感覺社會太零亂而且什麼也摸不到頭緒，往往有人又從新過這學校整肅的生活。

這次被取，來到校裏，在平生要算第二回了。

——很奇怪，我好像初進學校似的。

——什麼都是生頭生腦，有時引起別人也笑起來了。

來復日的一清早，吃過早飯，打算回到寓所去，剛剛穿好了長衣，正在遊意不定，從側邊一個小門內走進一位女同學來。周雯從鏡中見了她，轉過身來，很自然的倆人行了一個見面禮。

“你幾時搬入校中來的？”“昨天忽然下了一陣暴雨，有一輛人力車夫很狼狽的樣子拉着一些東西，車子後面跟着一個人快快地進入門口了。”

“那後面的那一個人就是我，本來天氣很清爽，走在半路纔下一陣暴雨。”周雯答應着。

“真是難爲你……”

“您不是周雯麼？”很從容的問着。

“是，您怎……”驚奇的答了她一聲。

“您底父親不是很瘦的，頭髮也都白了”她繼續地問着。

“您那天在試場裏，我就知道是您，所以我……”

“啊！怪不得，您那天真幫了大忙”

“現在我正要去，到北新橋去”。周雯不過意的添了聲。

一會兒，從門縫中現出一個人影來，在外邊徘徊地動蕩着，但們停了談話的聲音。門板發了幾響，好像有人在敲門，同時那影子停止了。進來一位西裝少年，頭髮束得放亮，深深地對但們行了一鞠躬。

“我穿衣服正要找您，一同到北新橋去，在這時

候來了這位同鄉。”

“密司孫，這位姓夏也是咱們鄉土之人。”

“密司特夏，這位是孫女士，彼此介紹了一番。

“今天，天氣也非常好。”

“不知道孫女士去不去？”

“對不起，失陪，我因為有點小事，就要回去辦理，不能奉陪，”她說完這話，同時轉身去了。夏翰芳和周雯很注意的兩眼底光線射在她身上，目送她轉了屋的角。

因為今天是來復日，所以學校的門口來往的人比較平時也多了。夏翰芳和周雯在人叢中一直的向北邊走去。他們的後影由清晰而漸變成朦朧了。

“真可來得巧，也不早也不晚，獨獨我一去還沒有說幾句話他就進來了，這小子真是孽”她在房裏很不快意的報怨，可是我自己也太傻了，為什麼不同周雯設個計呢，使夏走開，我今天不是空走了一趟麼。這個小子也還聰明，人家到北新橋去，他也會應口說去到北新橋。他這傢伙也還能幹，他真可惡。

“今天沒有什麼事，離開課還差幾天，被這小子弄

的很不愜爽，不如睡去吧。”

“今天孫步蘭不知道又怎樣了，在被窩裏哭起來了，她簡直活像一個小孩子似的。”

同宿舍的一位女生說：

“是的麼？我不相信”

“你不信，那麼你可以去看呢。”

“呀！……………你怎……………”

“……………”

○ ○ ○

“老周你不是說到北新橋去麼？怎樣現在走到這裏，——向西走呢。

“我實在告訴你好了，今天孫女士是要到北新橋去……………”

“那麼你……………”

“我是要到我公寓去，因為我在穿衣裳她忽然來了。並且這是很奇怪的一回事，我告訴你，我起初還不認識她。”

“說到這裏，他們停止了脚步。”

“再會。”

“再會。”

——一個向南去了，一個向東去了。

“四面的灰塵比往日特別的多，叫人呼吸也有些爲難。”

坐在人力車上的夏翰芳在灰塵隱現着頭髻，閃閃地飛去。此時太陽已上了三竿，移動的花草；藏了偉大的神祕。

無心的白雲，
有意的波濤；
海底神，
在那裏狂歌。

嘆的一聲，
剎的一聲，
死底神，
在那裏狂歌。

愛底神，
在那裏狂歌。

周 雯

涼風無意識的飛奔，由上而下。一個臉面枯瘦形容蒼黃的老嫗，她細細地咳嗽起來，由涼風傳滿了秋底晚暮。她手上提着一個要破的飯盒，由東邊的小橋走近了校門。她每天是如此的勤勞；爲了兒子在學校當校役，怕他回家很麻煩。

有一天底風勢是由小而漸漸地大了起來，天角也變暗黑了。——小鳥兒一羣羣地歸了巢。

遠遠地稀林，青的山，一條小橋，橋上走着一個老嫗，後面跟着一個少婦，大約是她底兒媳；她倆是到親戚家拜壽的，——她是平常的小康家。

唉！這種世界也是難說，爲什麼是顯然享福與受

罪，更進一步受罪的人們，往往在街頭凍死了，倒在無人的小路上的一邊。跑來一個餓黃狗一口將死尸啣了去，跑到半路上又來了一羣狗，都直着眼望着死尸，你一口牠一口，將死尸撕碎了，一個整的尸身被狗抓分了；死人底骨頭，東西四散，小路上都充滿了紅的血。那邊來了一輛馬車，車上坐着兩位富人一男一女，倆個人說着笑着，走過了那個小路。將死人底頭髓和肉及一切碎骨頭，又重復在上面壓了過去。——一羣狗子跟着馬車，跑去了。

半年的 P 鎮的事實隱沒在腦裏，知道故鄉的意味來。

——北國之音誰能代我傳與生我的父母，尋不出一點可安歇的溪水旁，空中充滿了死人的號哭。

在那裏有溪水麼？唉！迎合世人心理的西湖，你使……

涼風繼續的吹着，由窗隙吹進來，打了一個寒噤，將腦筋洗清了。遠遠地稀林的外邊，一輪皓魄的月亮升起來，明漸而清脆的歌音隨着月光送來；……PIANO，和 VIOLIN 的合奏送到秋之神底耳中，秋之

神在這花好月圓的夜裏舞着；月兒微笑，伴着蟋蟀唱着“夜之月色。”

——小星含着羞，藏着臉，在樹林中閃耀。

展開兩年前的一片景象，刹是淒涼。一個人影，在樹林裏跳動，沒有一點聲音發出，樹葉乘着風吹而歎噓，大自然冷靜了，在暗地隱笑着，一個五六歲的女孩，在林下啼哭着，兩手滿是血；但沒有傷口在她底身上。——沒有一個人在她的身邊，身上只穿了一點單衣；過了數月，她終然死去，在那肅颯的林下。天上的野雀爲她悲啼，大地幽僻而暗淡了，佈滿於林中。其精魂幽吟，隱伏於岩之顛。

——沒有一個是她底同情者，爲她安葬。她在這世界裏苦痛鬱積的活過了幾年，零丁孤苦，漂泊的生活着，最後的一步，她永遠安睡在這裏：諦聽着，傷心的世界上充滿了傷心的事。這世界上有誰是你底同情者？

要謹慎脚步，這世界佈了滿網羅，這小小的女孩是如此而達到終點，——她過去的環境和現在她所演成的事實更使人可怕，唉！這世界……

“現在我是處在安隱學校的生活，至於在我身外的人，是不可不加小心罷……”

早早地防禦罷！這並非是我底罪過。——這般人太厲害了，我在這世上好像孤島，逃不出這敵海，除了燈塔，什麼都不能作我的伴侶，——牠光明而可愛，牠幫助了不少的在旅途上的人們。——我心內只繫念着牠。

“時間不早了，還是睡去罷。”窗外的涼風越發吹得起勁，門外汽車烏烏地不斷的叫着。人是機械似的起來，機械似的去照料事體，我只有苦悶的徵象的動作；似乎其他都失了知覺。——喃喃地語聲，竟變成了喧嘩，空氣一霎緊張起來，聽去一件一件很清楚的事情真使人討厭。一清早人都是安靜在作事，他們天天竟如此吵鬧。

——腦內的小妖，時時出沒。還有一件事就是常常聽人說二十世紀的青年不要抱悲觀，悲觀不是現代的禮物。但是在二十世紀內的青年將眼光射在茅草屋內，同時再射在大都市內，這一些哀哭和憤憤，以及以往的一切惡路，能使你不悲觀麼？要是叫在二十世

紀的青年去抱樂觀，是問那一點是可樂觀的？尤其是在中國畸形現象的環境；惡劣的事不斷的起來，人民接踵到了棺材的旁邊，樂觀底目的，是要達到希望滿足，由苦轉到安樂，在生活上，在精神上，都沒有缺乏，纔可以樂觀呀。

——可憐在二十世紀的青年，你們久已失掉了樂觀，我爲你們和我自己而傷心而落淚。我曾尋求過苟且的樂觀，結果都是得到悲觀的悲觀。

——和尚，教徒，隱士，自殺者，他們悲觀而無發洩之地，浪漫是悲觀的反應和化身；與悲觀的同情者只有悲觀一條戰線上的人。一個悲觀者常常被罵被嘲笑。朋友！悲觀者不是已過去的，他乃是二十世紀的產物。——由悲觀所生出來的藝術，只有悲現者能瞭解。

——而我當作一個現代樂觀者，我底樂觀，就是由悲觀所變換的樂觀。

屋內的時計Ti Ta地叫着。橙黃色半斜的陽光射在灰白的牆上，影兒微微地動顫，倦了的貓兒，懶懶地鼾睡，無聊的人；只是獸獸地坐着不動，雖然是白

晝，却比深夜還要冷靜得多。——偶然從右邊門隙中開始發出語聲來。

“周雯在屋裏麼？”

“在屋裏，請進來坐。”

“今天我也無聊得很”

“我是感到同樣的苦痛”

“近來在一些同學口中傳說，周雯改了性情，從前是多活潑；這幾天他很單調的。”

“沒有，我向來是這種態度

“.....

——昨天在辦公廳，看見這次落第的學生，真使人難過，尤其是在中國，可以說是最大的問題了，如果長久下去，真是可懼怕的一回事。——天空裏浮泛幾片彩雲，曉陽佈滿了街頭巷底，枯黃的樹枝爬滿了門楣，彷彿都在報着秋天已將去了。只有這一堆誰家的野坟還是孤寂着，枯黃的草尖上盪着漠漠的輕烟。

落魄在烟霧迷濛的城市中間，今兒纔踏上黃綠的草，燦燦的烟火在那裏上升。

周雯在CH學校兩年了，在他心裏的反應處處是冷靜的，然而他又不是悲觀，在同學耳中常常聽他的低吟：

“飛來雙白鶴，乃從西北來，十十復五五，羅列行不齊；忽然卒疲病，不能飛相隨；五里一反顧，六里一徘徊；吾欲銜汝去，口噤不能開；吾將負汝去，羽毛日摧頽；樂哉新相知，憂來生別離；……”

煙霧飛騰而緩緩地，——秋天是容易使人生病和傷感。

——法國人也說着：

“Nous Sommes en Automne C'est la saison des Maladies”

——無聊，太無聊，詩意在筆尖上了，寫出牠罷：

雨點聲聲到耳邊，
四山薄霧欲連天，
敲殘竹瓦涼初透，
滴破蕉窗夢不圓。
蟋蟀聲中懷舊雨，
梧桐院裏鎖寒烟，

挑燈獨坐三更靜，
一曲燕歌倍可憐。

手酸了，停止了，徐徐而移動在屋中央，只有孤獨，只剩有孤獨，冷靜了的我，還是冷靜下去罷！沒有一點火，使心兒燃燒起來，只好這樣罷了。

——我底生活，以及我底一切，無論誰都是不能保障，當一個日落窮途的人們，常是在飢渴着，到處都是辱罵，然而沒有什麼人同情你，來到你底身前。所謂“互助”是同在一地，受着同樣的苦痛，欲享同樣的幸福，纔可以談到“互助”的可能。人人知道，一個慈善家，決不能將他的救濟，施在一個盜賊的身上，這因為是不與慈善家同一目的，但是要知道，一個盜賊不是他本身所願的，因為法律的限制。——可憐的盜賊，你們抱了復仇和勇敢的決心，要取你們所應當得的生活。

——所謂“盜”是你們缺少了器皿，所謂“賊”是缺少了財寶，就是金錢，你們就是富人的債主，你底房屋，金錢，衣服，妻子，兒子等，被他們奪去，當你去向他們討債的時候，他們用了武器將你們活活的殺在雪

地裏，不單這樣就算完了，並且將你算個罪人，——可憐啊，我底上帝！

我知道你是慈愛，公平的上帝，你常常在寶座上說：“僕人要順從主人，就是那嚴厲的主人也要服從。”

“應當保守你的財產，和你一切所有的，因為這是神叫你這樣的”

“第五條誠你不可殺人。”

“第六條誠你不可姦淫。”

“第七條誠你不可偷盜。”

現在我深深地知道了，你是有錢人的上帝，你不是窮人，苦人，幫助人們的上帝，你並不是公平的上帝。——你以拉撒路作窮人的虎頭牌和宣言。——你知道麼？有多少窮人在那裏號哭，等待你；然而你並不顧及，有多少苦人在那裏受苦，呼求你，然而你並不來救他們。

——窮苦的人們啊，誰也不能幫助你們，只有自己起來，——現在你們已到了窮途末路了。

評 論 前

忠實的手段而居在狡猾的人間裏面，足以使人留心到他的身上，在意識的動作時間，被無意識所發現。在羣人中的個人生活，間接受別人的搶奪，尤其是團體間的嫉妬。——初生的無能力的嬰兒僅僅有哭的表現，他衣食住絕不能自己去弄來，慈愛母親底心腸發了愛的潮，在嬰孩的身上。然後這無能小小地嬰兒，一天一天的長大，其所有的能力，是成正比例而增加着。——由無能力的嬰兒漸到萬能智慧的人，他能在大地飛翔，用盡心血；去剝將得人家。——血汗的報酬；是人和人的競爭，以至於最小的事體，甚至眼所不能見的。

我是一個被剝削者，因我底能力太不強了，我不能做什麼工，也不能去幫助人，小心些罷！

世界上所畜養的人類們，他們只有慘殺，暗害。——只好作自己的工作，工是藝，工是學，工是商，好好埋頭幹下去罷！是你爲人造福的初步，我在C H學校，我就專心做去，添加我底創造力。——牠已有數年的歷史了，C H學校雖是數年的成績然而這偉大的創造藝術，太缺乏展覽在衆人的前面。

——在最近兩年中C H學校的學額，增加了許多，人們對於該校也抱了偉大的希望，

——我是一個可憐處在藝術的一個份子，數年，數十年以後，在中國可有什麼貢獻？

好像天空中的白雲，總是由一塊極微小的雲朵漸漸地佈滿了天空。從不知道的地方，吹來的風，吹晴了青的高天，而那白銀色的太陽又從山頂上出來，又落在山腳下。

——空氣也由鎮靜，而近於緊張起來。

近數日C H學校校長有見於藝術的生命，“叫全校的教員學生一律將自己的作品，呈繳學校，由教員

和學生產生一個藝術討論委員會，同時聘請國內國外名家加以評論，並另外組織定期藝術展覽會，使本大學，在中國成一個有力量的藝術大學。”

像死了的學校，受了亞莫尼亞的力量，而驚起，成了最新鮮活潑的了。

在同學中一種極消極的習慣，久已染成了怠惰性的周憂，總是那樣的態度，——然而在他的作品，沒有一個知道的。

世界上的虛榮魔力，催着他們用盡了心血，作他們將要陳列及要被評論的畫圖，雕刻……而去努力。

——這些事體，經過了一兩個月，在學校當局，還沒有提起評論和展覽的事，然而因虛榮的力量，潛伏在人心中，這件事在學生和學校方面，是時時不能忘記。有時路上遇見三兩個同學總是談到這件事的起因和演進，——草地上，教室內，飯廳內，寢室內，……常常聽見了這一類的口氣。

在不知道的一霎，學校已甦醒過來，開始發表，定期公展和評論的日子。

——然而在未到評論日子的幾日子，由虛榮而生了嫉妬。

“Mr張，祝你頭名。”

“Mr施，我祝你得獎，使你底愛，因了你的作品的勝利，而增加你倆愛的力量。”

——這幾天太陽好比六月的太陽，天長的使人生厭，總是不到評論的那一天。

讚

一天天的日子漸漸地飛去了。太陽懶懶地輪轉着。衆人希望的那一天已漸漸地到了。在這幾天來，人人都帶了喜悅的容顏，教授也像一架紡線機特別旋轉起來；在各人的心理上，都刻着有一偉大的事件將要做去，然而誰是勝利，在事先絕不能算到的。——爲了這件事，心靈，總是跳動着不住。

有一天的清早，太陽的日光，將將出來，幽涼而可愛，晨光金紅的顏色，照着全個的宇宙，花草都在飲着早朝的露酒，心兒在跳動，盼念着他來。——從花叢裏微小地身軀，在那裏搖動，漸漸的走到他的身旁。

“周震。”

一回頭看見她在身後站着。滿面呈着處女的美，又帶着一種微笑，佢們牽着手進了旁邊的一個側門，由竹徑裏走去。——別的同学兩眼直射在佢們的後影。

菊花開了滿園，呈獻着香和色，溪水中映着佢們的雙影，微微地蕩漾着，神之所賜，這美好的秋晨，伴着這些美麗的花叢，這活潑的清泉，這溪水，這叢林，這一羣羣的雁，向南飛着，使人心已醉了。——我底淚，湧滿了胸中，讓我們盡情熱烈的吻，不要滑過了這美好的良晨，辜負了這花兒，使我在你的懷抱中安息，沒虫聲，沒有鳥聲，連潺潺流水的聲音都聽不見；這地方幽靜極了，然而白楊在寂靜的空氣裏，蕭蕭寥寥響出無邊無際的秋聲。

荒垣斷瓦裏，開着一點點淒艷可憐的野花。坐在溪旁的斷墻上，四面望去，了無人踪，——只有浸在空翠中間的你和我。

——這是我倆兒奏着同樣的歌聲。

一個清晨的景象，是這般的美，我們彼此的生命

從此以後換了一個新的生命。

樹葉由壯健的綠素變了黃色，牠還是等着明年青春的新命。——我們在這一霎已脫了塵烟，我們現在是互相了解了，從前的事重提起來，只成了笑淡的資料。

.....

這幾天總有些懊悔已往的我，看見映在窗檻上的太陽，預料今天的太陽在微笑，我便急忙穿了衣服，出去找你，但你出去了。還好，到你這裏來的時候，沒有別的人看見，本想還在這裏一些時，因為世間這種吃人的目光，我就回去了，到自己底地方去了。現在見了你，請你恕我！

“我們這裏已定了期，對於展覽的事務，你回去罷，準備牠罷。”

.....

壯麗而輝煌的會場，牆壁上和桌上放滿了種種的作品，——一行行的人們進去，門外站着一個青年，臉上現出和藹的面目，他就是招待員，已進去了的人次第就坐，因此秩序非常整齊，——音樂開始也

狂鳴起來，時高時低，時急時緩，——在趣味最濃厚的時候，一下停止了。

“兄弟久已動了這個意思，想到中國來，中國的藝術，到了現在更有進步，……在法國的朋友，對我說：請我將中國藝術作品帶回去，他們並且要存在博物院裏，……”

一位矮小的法國人在演講，——其次有意國，日本各人的講演。

講演畢了，開始評論，由A字起至D字為止，——榮耀和希望，充滿了整個的會場，潛伏在各人的心裏，一種特別的表現，洩露在男女的面上。

瞬息間到了B字了，幾位高鼻子的外國人，面上帶着鎮靜的模樣，彎着腰，兩隻手插在衣袋裡；慢慢地走動，一張一張的瞧着，由眼珠內射出亮晶晶的光線，映在圖面上，更顯得格外光彩明清了。——這幾位評論人，經過很久的時間，總覺得沒有相當作品，只有埋在心上，繼續看下去，雖有五十幾幅也沒有偉大的精神。——學生的心上起了奇異的作怪，這幾位名家一聲不出，原是容易惹起人家的結問，而又恐以

自己被人認為吹噓的勾當，終於停止了雲霧般的自想。……

——這低頭小心的原故，一面是防止泥濘過分的猖狂，一面却又做着唯一貴重的希望，因為無論如何，是名人的眼光。

“嚇！嚇，嚇！……嚇！！”

”這才使人兩頰有些赤熱，脚步有些散亂，向很深的草叢中走去似的，——這真奇怪，究竟今天的結果在那裏呢？——那些名家却依然向前走去。——然而在盼望和渴慕中的СН學校，到底增加了光容。所謂那些名人，故意的從嘴唇將笑容露出來，手裏拿着被認為偉大的藝術作品。

這時交響樂，齊聲發出來。得勝和失敗的呼聲也混在裏面，然而胸中憤慨的燃燒，非易撲滅，未護得勝利的人們，更加緊的嘆息，像銳利的鋼針一樣，深深刺着他們的心。

——那張圖畫出洋了。”

周雯在床上將起來，預備到朋友那裏去，這時候是很遲了，約有三點鐘了。猛然間窗外一些人在那

裏說話，聲音很大，有的喜悅，有的嘆息，一會將周雯的門推開了，走進些人來，他們齊聲道賀

“祝你的光榮”

“這事小事，而且僥倖，我不理會這事，你們到會場裏去，我便在這裏睡了午覺。”周雯說着。

——那些人，要走了，——我們再賀你一句罷！

“祝你底愛的絲，引長”

“再會”

“再會”

月 圓

我閑坐在楓樹底下，靜靜地不費一點思索的看去，斜陽從樹隙裏洒下來，一遍細碎的金子，落在草上，落在石上，落在樹上，雀子在樹上輕躍，把斜陽擲得更細碎了，又落在草上，落在石上，落在樹上，在樹隙裏，窺見的青天，是很有限的。——身的四圍，楓葉和溪水聲，在微風裏送來許多涼意。

——今天又是到了舊曆的中秋節，預料今天夜晚，絕不會有那可咀咒的烏雲，遮蓋皎潔的明月，同時不可形容的秋波如癡，如醉，偷眼凝眸，這句話似乎有無限的滋味，彷彿長夢初醒，立現詫異的形色。

碧翠的山嵐，青黃的樹木，點點稀稀地生着，幽

邃的山景，使人忘去心中的想念。清澈如鏡的泉水淙淙不絕的音韻。一波一紋的蕩漾如錦緞上織着無數美麗的花浪圖案，小鳥兒一曲一曲地婉轉漫歌，歌裏面含蘊着血淚的輓歌；或帶着煩惑的戀詞。

中秋節，現出牠特有的景象，秋的月夜，也格外清晰起來，稀遠的樹林外映着淡黃輪圓的明月，漸漸地升起來，掛在柳樹上端；陰陰的影兒，平鋪在黑黝的地上；在廣大的地面上，人們走在上面，很像個小小的蟲豸在跳動。——東一處，西一處，很稀疏地現着些紅色，或黑色的屋頂，不是點綴自然界的美嗎！然而不能這樣，偏要凝集起做成癡痕，顯示那瓦礫場的悲慘，淒涼的景象，這正是人類無知的宣告。

一會兒，從身後來了幾個人，聽聽說話的語氣，是像相識的人，轉過頭纔知道是同學的，他們手裏拿了月餅，糖果，和酒及其他的東西。——其中有一個人很奇異我，他說：

“人家都邀請幾個伙伴游游，看看這美好的秋月，雖是P鎮沒有什麼有名的湖水，但是這裏的花園也還不錯，你怎樣獸子似的，坐在黑暗的陰影裏邊，

快快的起來，我們去尋好的場所罷。”這個人攙着周
斐

被了他們這一下子，一切的思想，都消失了，像一個羔羊隨着牠底牧人將要領到別的地方去了。……

紅酒的顏色，振蕩着，月光映在酒杯裏面，反射出萬道金光來，酒的香。隨着金光，攢進各人底鼻空裏，立刻興奮起來。

這是萬籟奏着絲竹的聲調，月兒故意放出強烈的光輝，異常清亮，地上走過去兩隻白貓兒，兩兩雙雙的影兒交叉照在地上，無意的走過了來，又無意走過了去，但是牠叫喚的餘音，飄在寂寞的晚間裏，很難飛散。……

“你們這種無聊的坐着，不免太無味了。不如大家談談故事，或有趣的事，——難道你們不感到單調嗎？”

“我們要學學小孩子罷，——你們猜猜月兒裏有什麼東西。雖是二十世紀的科學這樣發達，天文學這樣精密，還沒有我姓陳的研究得好。”

當上弦的新月，在夜半時，人家全都在牀上睡

了，月的下角邊騎着一位美麗窈窕的女神，輕而且薄的碧衣；和蓬鬆的頭髮，更加她俏麗的身段，她斜削的玉肩和柔軟的腰線，高起的鼻柱，灣灣的眉，小小的口，都露出愛姣，都表示敏慧，都使人悅愛，都惹人戀憐，旁邊飛揚着嬌嫩的琪兒，更加顯示那天然的真美；她常常駕着彩雲下到人間來，與青春少女們玩耍，每當春夏之交的時候，同着海神在海水很淺的地方浴身，浴完身了，她倆兒又在海的沙岸上跳着交際舞，等到疲倦的時候，就在無人煙的一個島上休息，她倆兒天天是這樣快樂，沒有什麼人來乘隙搗亂打攪，當她倆兒唱起幽雅的歌兒的時候，連那汪洋的海水也靜靜地諦聽着，波濤也停息了，每逢佳節的時候，她換了新美華麗的彩衣，從月宮裏走出來，她走動的姿態像白花蛇，遊過池塘清水，又似和風拂動柳條枝間。她說話的聲音，正像金鐘兒玉琴兒競鳴，正像黃鶯的啼鳴，正像樂神奏他四絃琴。——她在中秋月夜的那一天，唱着歡歌兒，帶着燦爛的花叢，伴着安琪兒，滿面呈現着微笑，右手將花滿佈了天空，左手抱了一個潔白的小兔兒。小兔兒紅紅的圓眼的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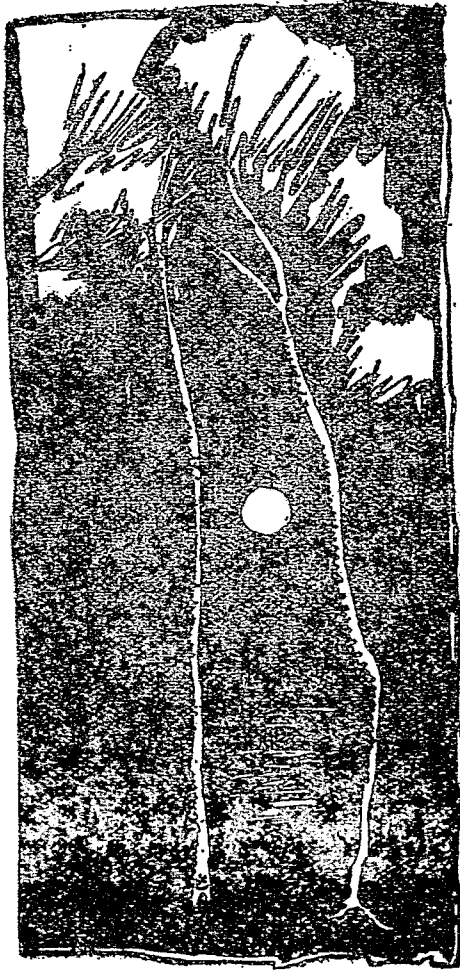
動，使人更愛慕，美麗的天神從她底宮殿中一直飛到世間，一些青年的男女常常乘着船兒，坐着車兒，在海濱等着她看，她亦帶些快樂和愛到水岸上來，做贈送的禮物，給這些男女，佢們深深地鞠了一個躬，一齊喊着：

“感謝我們的天神”

她祇微微地點點頭，頭髮垂在面上，更加美麗，但她總是慢慢地回到天上去了。

她年年這樣喜愛世間的人們，並沒有一次厭棄他們，還有一次正是冬天的夜晚，大約有一二點鐘，也非常冷靜，剎剎地北風從樹上吹得地上格外起勁，一個失掉父母的女孩，站在月下，她約有十六七歲，給人家做女僕，主人苛待她萬般不堪設想，然而她仍然是那樣，並不將愁像掛在臉上。雖是主人殘惡到極點，因了生計的緣故，只好將汪汪地熱淚吞在喉頭底下，她多次求告主人，主人還是一點不放寬鬆。……—良機到了。天神在那冬的夜裏，將她搭救了。——她由痛苦中走到了快樂之路。

天神牽着她皎白的小手，一邊走，一邊跳，給



她講故事，她同天神在天上整日過着幸福之國，安樂之日，她也跟着天神到那島上去遊玩，這時候她蒼黃的面目也變成玫瑰色了。天神也非常寵愛她，和自己的女兒一樣，她因快樂也不繫念世間上的一切。——後來天神因她年紀大了，她底處女身軀，已到了最成熟的時期，於是將她嫁了。

——說到這裏，聽的人，都聽癡了。

月光漸漸地升到頭頂上了，秋風涼到骨縫裏，月光映在樹葉上反映在人的面孔上，剎是好看，一羣男男女女，大大小小，牽手在月下微微地動顫，現出一幅美麗的月夜。

——杯中的酒和點心已經差不多完了，幾個同學也覺得疲倦了。——一個活潑而帶點滑稽意味的同學，他就大談特談起來，關於學校男女親善的事體^o

——誰的面孔與身材是最漂亮的，是最適合，都成了他們話語的資料了，一時的精神，也都鼓張起來。——而且談得愈是高興了，風兒也借了機會聽一聽他們的議論。

一個臉面黃瘦而又矮小的同學，帶着狡猾的口

吻趁着風兒在臉上拂着的時候，微微地動搖他底身子，作出得意的樣子，口中不住的說着：

“你們看，我們校中男女同學是多麼隔膜，”

“你這話，確實有點靠不住。”

“學校中可要算孫步蘭女士是最美麗，好像仙女一樣，一舉一動，都惹人生愛。”

“難道人愛她，是因她的面貌嗎？”

“.....”

“你們猜想她底對象是誰？”他還不理會，仍然問着。

“照我看來，以及我平日的觀察要算是“他”了。”用手指着周雯的背後，即時很靈敏的將手放在袋裏。

“除了她以外，第二個漂亮的要算誰呢？”另外的一個問着。

“那只有楊瘦影女士了，其餘都不足掛齒，”

“她的愛人是在別的學校讀書罷？”

“你不要多嘴啦，你一點都不知道，別做夢罷。”

月光漸漸斜西了，蟲聲叫着不住，人們多半已經睡了，空氣非常寂靜，——這幾個人更是高興的了不

得，又重復的說起來而又唱着。

遠遠地芳草，
有少女
心躊躇，
時逍遙，以徜徉，向郎微笑；
伴高天，以爲樂；翳羔羊，以同歌；
醉風陣陣拂面，漫聲低吟。

.....

涓涓地流水，
有少女
之歌聲。
時逍遙，以徜徉，向郎舞蹈；
伴萬物，以獻愛；與荷花，以表情；
百靈不住狂鳴，歌音齊詠。

.....

潺潺地清溪，
有少女
懷其君。
時逍遙，以徜徉，爲郎惆悵；

伴明月，以寄思；臨微星，以消憂；
斷緒虫聲飄來，打斷憶情。

.....

飄飄地白雪，
有少女
臨窗間。

時逍遙，以倘佯，爲郎憔悴；
伴狂風，以爲媒；持約書，以待年；
萬籟無言寂寂，日已黃昏。

.....

這時候因爲太晚了，有幾個同學受不住，站起來走了，——周雯也走了。只剩下幾個同學好像夜鬼似的，還是照樣說着和談笑。

“Miss 梅也還不差呢！”

“但是總不及孫女士及楊女士底模樣好。”

“Mr 文華，你們一定以爲孫步蘭的愛人是周雯麼？”夏翰芳說着。

“那是當然的，並且……”

“當真的？”

“是真的。”

“你仔細思攷思攷，除周雯以外，她還有第二個罷。”夏翰芳又說着。

“我用不着仔細去思攷，實在就是周雯一人，並且還有其他的人想戀她，結果總是失敗。”

“哼！……”

“華兄，你實在是不知道，她底第二者的對象，就是……”

“夏翰芳，我真有點不相信。”

“那麼你還……”

“難道就是你嗎？”

“不要這樣戲弄人呢，朋友。”

“人家 Miss 孫 是極端正的女子，怎樣又出了一個無名鬼呢！？”

——夏翰芳，聽了這尖利的話語，同小刀子刺心一樣的痛苦。——“然而不可辯得他。”

“李兄，如果你真是不相信，她是我底愛人，以後你自然就可以知道了，現在好好的中秋節不要因閑談引起口角來，未免不上算。”

——他有如戰場之兵，如有於獅坑中。

樹杪上的響聲，不斷的鳴着，風緩緩地吹着，衣裳飄蕩，成了各種畸形，這時候已有三更了，精神上實在不可再支持下去了。幾個人同時打了呵欠，匆忙的分散了，一時的空氣非常清靜，只聽到脚步的聲音，消滅在樹林裏。

走到臥室的門前，沒有一點火亮，黑暗使人恐怖得很，開了門，輕輕地又照樣關上了。房內鼾聲特別的大，將被褥鋪好了，將腰直直地躺在牀上，做着安靜的樣子，不驚動一個人，也做出鼾聲來，斯斯地作響。

“你是誰？在半夜間，鬼鬼祟祟地胡鬧”

“.....”

“你到底是誰？”

“夏翰芳”

“你怎麼纔回來？”

“閑談去了。”

“翰芳，你今天看了她麼？”

“.....”

“不要再說，別人還要睡呢！”

牆上的鐘，Tick, Tack 地連續鳴着，像火燒一樣在牀上翻來復去，簡直不能自主了，週身出了不少冷汗，四肢微微地也有點動顫。——“她愛我嗎？今天是已經同李文華，議定好了這件事，又怎樣辦呢？我要同他奮鬥去！”我是真愛她，我曾擁抱過她；在沒有人的一個地方，她底熱淚，曾滴在我底心中。然而現在周雯已經……我呢……這件事又是怎麼辦呢？終久又是非辦不可，除了是周雯……他兩眼由窗戶中看着月光。

——但是這件事，又與他們有什麼相關呢？我所學的，——我所做的，以及我底生命，都是爲了她，——牆上的鐘，一聲連着一聲，離明天差不遠了。

— 求 —

夜 的 哀 告

這幾天來，總感覺着一種不能描寫的寂寞，昨天晚上是中秋。得意的月兒，歡樂的遊人，顯然是他們的幸福。

在這當兒，不留意，她進來了，已轉到周雯的身前。從窗隙裏送進凜冽的風，——正是牠嚴重的表示了。風的力量，使她更覺可憐。蜷縮起，緊緊地貼近了我底身邊。

昨天很明的月光，不知道今天會有這樣煩人的苦雨。和這沒來由的風，——她只是不發一言。

緩緩走到窗前，向窗外一看，刹是深秋的徵象

一片蒼黃梧桐的葉子，東一堆，西一堆，使人心內不覺發酸起來，牠在盛夏裏是多美麗啊，——她也表示，對於我的心情，慢慢走到我底身旁，坐在椅子上。嬌嫩且白而又柔軟的手，僅僅牽着我底手，我於是將她擁抱在我底懷中，深深地接了吻。她向我表示的動作，叫人生了十二分心的愛。我們不幸處了這種惡劣的世界裏，如果生在新天新地裏，你和我又是何等的幸福。——她在周雯的懷內，很長久的時間，直到兩手覺得麻了。……

“你聽，有人在敲門，我走了，雯哥。”孫步蘭說着。

“誰呀？”

“我……”，夏翰芳在外面答應着。

“你怎麼在這半夜裏，來到我這裏呢？”

“……”帶着痛苦的樣子，低着頭，臉上的顏色很難看，如一幅青面鬼氣的狀態。

“你今夜到我這裏來，必定有重要的事罷？你的臉是這樣的青白。”

“……”

“你說罷，我底好友！”

“……………”翰芳的眼淚，滴滴地滴在地上。

“真奇怪，你究竟是什麼呵，好友你快說罷！”

“我底生命，已經在你的手掌中了，”夏翰芳說着，而嗚咽着。

“呀！這真奇怪，你又沒有犯罪？”

“請你快說罷！”

“我知道，你已經是孫……………”

“奇怪！……………”

“說罷！說罷！我不能再等一刻”

“現在我知道，你已經是孫步蘭女士底眼中所愛慕者。我也誠然歡喜，你們的事情，種種的經過；我沒有不知道的，你們的愛，我爲你因此而歌頌而稱讚。我見你們因此而我心欣慰；——然而死窮不可久占，我諦聽着人的心。輕快而戰慄着，做戒提防着一切，隔閡導誘人到鬱積之地，萬彙消沉。這些使我已淆亂了，使我嚴肅而深劇的思想有如水之湍流，我因憤懣，我不能隱伏着，使我忌避。

“……………”

——朋友！在她的心中你未必全然知道，——人的心可惜是生在肚腹中。因我們是朋友，我忠實告訴你罷，除了你以外，她還有她所尋求者；她所尋者，就是站立於你面前的一個厄窮的人，——現在我尋求她，我在渴慕着她，除她以外，我再沒有可羨慕的，否則，我只有死去，死在深黑的黃泉裏。然而在那時候，我還能招搖着她來，我在那裏窺瞻着絕不休息一刻。——我心異常堅毅。——在這世界裏，也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慾求。

——她愛我，我曾與她接過熱烈的吻，我曾摸過她美滿青春的乳房，並不只是一次。我曾與她狂熱的細語，在學習上，在品行上，在言論上，在行動上，在世界上，只有她，我就夠了，我認她是惟一的高尚。……我除了她再沒有第二個人，除了她，只有死去。……希望你，也不要因她而過於責我罷！”

“……，血淚交流，在周愛的面上，而嗚咽着。

“……”

“現在事情已如此了，我底生命請你賜給我罷？
賜給我罷！”

“事情完全如此，我底生命就在你底面前而延長，而縮短。我的一切，你已知道了，我也沒有權力使我的生命再能自由一下。使我沒有一點出路。”

“……………”周雯，放起窒扎的喉管而大哭。

“這是夜裏，這件事要在幾分鐘內了結纔好，使別人知道，更……………”

“……………”

“朋友，我親愛的雯哥，救我罷！我的旅途已盡了。”翰芳把小刀放在喉管了。喘氣的音波加了速度。

“不可！不可！不可！”周雯在最短的一霎將他拉開了手。

“芳兄，一切的事情完了，並且全都完了。任她去罷！使她底自由從此而增加罷！”周雯暈倒在牀上。

天將亮了。雞在外面嘶嘶地叫着。太陽暗暗地光由線窗中直射進來，射在周雯的臉上，都變成了灰色。

蘭姊：

近來你底生活好麼？我常常掛念你。——自從你那天走後又快近一週了。我想你近來在你的一切事上，也必覺得有一件重大的事，臨近在你的心上。

我親愛的蘭姊，我們相交已有一年了，你對我的好處，我——都存放在心上，永遠絕不會忘記；上月前在花園裏使我底心像烈火燃燒。——你愛我，使我沒有什麼可以酬謝和報答你，來表白我坦白的心情，——昨天我到你底叔父那裏去，看你，聽說你在夜晚不小心，受了感冒。——可是一陣傾盆的大雨，將我隔絕了。——我底心，在此時異常難過。我不知道你的病，到現在好了沒有好。我相信你是寬大的人，絕不致因這小小的一點事，而說我不是。

——親愛的蘭姊，我再尋不到和你一樣的道德，品行，學智。你是最富於感情的女子。在我耳旁，不知得了多少關於你的志趣。

——蘭姊，我知道你是最反對舊社會舊家庭一個強有力的份子。你不是常對我說一件可怕的事麼，一個女子被她底家庭所迫，與一個陌生的男子在一齊

嗎。你對於這事，是多麼恨惡，你時常述說一個女子被迫自殺的事，當時使我真酸心，並且我知道你底雙親對你一切的態度，這次你到P鎮經了不少的波折，纔到這個學校來。——我祝你永遠努力，在你底學業上發展。

蘭姊，現在是秋盡初冬了，在小的地方處處留心，免得疾病來纏繞你。

——依舊是昨日的你和我，依舊是昨日的陽光，——你和我，在此刻已隔了萬里之山河，恐怕我們不能相見了。——我明天就回家去，再不居留在這個學校裏了。

——我知道，你當見了我這信以後，你必奇異，後來你也必能知道。

蘭姊，我寫到這裏，我底全身發了汗，全身都發了抖，我底手像閃電一樣的搖動；再不能寫下去。我的淚滿了硯池。——然而在心內許多的事情浮現着。怎樣使我寫給你呢？我竟不知道是誰使我處於這種的地步。

——春日裏看見百草，是那麽樣的芬芳，蝴蝶聚在牠

的旁邊，顯着春天的到來。——當我在夏日裏看見花兒，是那麽樣的壯麗。但牠們能算到冬天的來到嗎？我可憐牠們受着外力的摧殘，以至於牠們生命的消滅。

蘭姊，你沒在我這裏幾天之內，還是秋露冬風，浸我底骨肉的日子，使我還怎能延長日子在這裏的生命，——這不是自己底意旨，久於飄泊的青年，他底骷髏已被戰馬踏得粉碎，戰將的弓已折斷了，所剩下的只是些枯草和涼風。

你給的東西，成了我最珍重的寶物，我應常放在懷內，仔細保存牠。——天是這麽的長久，江海的水是永遠流着不盡，以後我們萬一在別的地方相會，求你容我底淚，洗滌我底心腸。

蘭姊，現在還有件最重大的事，不可不對你說明，你千萬不要因此而傷心一切，因苦悶而厭世，以至自殺。你是通達人，你更比我想得到。我在 CH 學校，多虧你的幫助的熱心，我心十分感念你。

——我決意去到一個清靜的地方，你聽到，你必喜悅而歡歌。——現在我有一個金戒指，給你留下，作為

離別的紀念。——我寫到這裏，血淚交流，在面上，在心弦上閃爍着，再不能寫下去，心也更在作亂，⁸諒我！諒我！

再會，再會。

你底朋友，周雲最後的一封信。

△年△月在罪惡的人間底茅舍內。

○ ○ ○

他寫完了這信以後，就朦朧臥在牀上。所看見的就是夏翰芳的後影，在他眼中時時隱現。——他慢慢地甦醒過來，走到椅旁。

“撒但退去罷！”——似死了的夢幻，又在出現。

“門響了，從門縫裏攢進一個女子來，穿着潔白的衣服，腰間繫着黑色帶子，輕輕走在我底身旁，她向我笑了，又哭了，從袋裏拿出一把銀白的亮刀。直正地向我底喉頭刺來，忙用手將刀打在地上，她拾起來，向我笑了一陣，她等我留意的時候，又是一刀刺在膀上，鮮紅流個不住，她抱着我底腮，狂吻了一回。

——她飛奔了，我呼叫她，她已不在我底身邊了。

太陽從窗戶射進來的光線，也微薄起來，別的人都吃晚飯去了。

病 中

「醫院裏，星期日照例將大門關着，一乘摩托車飛的駛將過去，後面發出許多白煙，佈滿了街道。一個警察溜過去，他咳嗽了兩聲，又走到崗位上，縮着頸項，吸着紙煙，兩隻黑深深地眼珠偷偷地像防着警長。

——街上的沙土，駕着風，打成一個曲旋，直衝到天空上去。天的顏色被這些黃沙土染黃了，太陽光線帶着黃綠色，人們的頭都藏在衣領裏，一個一個地溜過街頭，刹是淒涼。

○ ○ ○

維彪伸手拿了帽子，很愴率的走了。

“趙司務，我有點事，下午就可回來，將晚飯預備好了，等回來，一同用飯。”

“好罷！”趙司務坐在一條板凳上，抽着旱煙。

維彪上了電車，他在車上，像火燒屁股一樣，使人發起笑來。

——電車到了，他跳下來，跌了一交，手上打得脫去一塊皮，他也不去顧牠，一直進了T醫院。

“先生找誰？”

“周雯在這裏麼？他是新來的病人，他在幾號房間？”

“請你等候一會，我去查查簿子。”

“哼！什麼醫院，連病人都不清楚，幹什麼事的”維彪在心內說着。

——門房開了，從裏面跑出一個穿着號衣的人，面帶着笑容走過來。

“先生，是找病人罷？”

“是的。”

——穿進一個圓門，走了許多路纔到。

“先生，這個房間就是。”

“謝謝”

——他還沒有推開門。——呻吟深痛的呼聲，從門隙裏傳出，使他打了一個寒噤。

“唉——喲！”

“雲哥……………”維彪，傷心地喊出。

“你是誰？蘭姊嗎？”

“不是，我是維彪。”

“是誰？維彪嗎？半年沒有看見了。”

——周雲哭起來了，——維彪看他也傷心，並且有點驚疑。

，維彪你怎麼知道，我在這裏？”

“我聽趙司務說的”

“……………”

“當時我聽他說你病了，我很驚奇。……………因了半年的別離，很隔閡的；我不相信他的話，於是我像火一般地跑來了。

——洗森的心情，怎能壓下去，逞着自己所有的力量，像負着偉大的使命，被重崖挑在膀臂上，欲拋去，也不可能；我底足蹣跚地顫動在冰冷的地上，太陽光

摧着我，引領我；使我達到與你相見。——你底病，何以使你憔悴如此？當我聽見你第一聲的呻吟，我已被魔鬼踐踏在地上，我飲着，我底曾被我所侮蔑過的眼淚，賜給你爲安慰的工具罷！使我心弦的振動停歇罷！恍惚着舊日的你，而今越使我孤寂與觸傷。——人類啊！活在懵懵中，死在昏昏中；時代是齷齪，沒有一點清亮。人們呼着苦痛，然而我們要與現時代去奮鬥罷，要戰勝這骯髒的環境，不要墮落在深淵的罪海裏，苟且地生存。——快樂只有自尋，——生命是偶然之所賜，死亡是常事之表現。——拂去身上的灰塵，任其失敗與成功，任其生存與滅亡；兩眼直射在血扉上，直到永處。

“現在我要回去了，時候也不早了。——明天是你妹妹出嫁的日子，——你也不必理會這事，安心地養病，我希望他們的理想的實現，——並且我相信戀愛絕不是建設在肉體上，戀愛不但是爲結婚。”說完了，維彪走了。

這時候，他好像戰後一片荒涼的景象，有如發狂，有如鎮靜，他不動了；只默默思念一切過去，時時

而微嘆。負傷之鳥，翅已酸了，飛翔而盡了全身的力量。——掙扎着，掙扎着，魔鬼擺佈整個黑暗，只有刀和血，血的花，滿了天空。刀已從牠底刀鞘跳躍出來，牠將怒視這世界，牠恨惡這今天的生存；牠與這世界拚了。——我非弱者，只挹鬱與其鬥爭。已墮落的人們，再站起來隨着水流的世界，而流落，而唏噓；喪志的人們，起來，單騎與他們戰去，明天復明天？今天仍有今天的來到；今日的這一霎，寶貴的這一霎，拿起武器來，前進！前進！

——受着衆人戲弄，將涎沫吐在他臉上。在他的背後，插着旗子，遊遍了衆人的面前，人們拿起石子飛濺在他臉上，臉上出血了，衣服撕了。將他底破衣服拈鬪打他底臉，衆人相搏戰在血染紅了的飢肉上，Satan，退去罷！

愆忒出於衆人，社會誰能負責，愆疴時時劇烈，Stereoscope也失去了，只好受着摧殘，摧殘到了極點，等牠暴發；牠是不可欺的。

“病人，不可以，不可以，總要安靜纔好。”看護婦將藥水放在牀邊到，叮囑他兩句，出去了。

“今天覺得怎樣？”穿着白衣服的醫生問着。

“還是一樣。”

“在前天，我診察你的病狀，已減了熱度，在神上是好了一點，今天反增了熱度，本來病人不宜多講說的。專是靠藥力是不成功的，在你底病狀內，大半是神經受傷，必須靜養才好。”

醫生的步聲，黑皮鞋踏在石路上，響得厲害，漸漸消沒在冷淡的空氣裏。

樹上的雀鳥，在枯樹枝上站着，凜慄的風次過了來，大地冒出死煙來，死煙中夾雜着死灰，飛升在天際裏。桌上的藥瓶，在幽咽，發出惡臭的氣味。——藥瓶時時在變幻，有如魔鬼，有如女子的頭，有如猛獸，在發笑，在鳴咽，在言語，

淒涼的雀語，伴着樹的怒號，將世界吹散了，世界的人類被風吹到深海裏，雀語的聲音，在人類的耳中，已厭棄了。雀兒急了，飛到人的頭上，將人類啄死了。——牠得到了最後的勝利；牠喜歡的飛去了。牠最後的勝利之音，散遍了無人的世界，只有牠權力使行，在這荒涼的世界裏。

——牠開始籌備了，籌備牠理想的國度，建設理想的社會；當春天來了，百物在活動的期間，尤其是人類，——誰不眷愛春天呢，萬物都在歌笑，蝶鼠在飛翔；螻蟻也由地下出來了，可愛的鳥兒，兩三羣飛在空中，在春光和暖的暮晚裏，是十分可愛。野鴨在游泳着，撲啦啦地飛起來，又飛到水中去，很天真，很活潑，牠們的和諧的聲音而且尖脆，浮化在溫暖的天氣裏。

洪.....

——死了，死了，血流出來，獵人的槍發怒了。牠無辜的死了，而且完了。一切盡歸於消滅，所有的鳥兒盡行飛去，人們和蟲兒還在活着，孩子們來了，將虫豸玩死，大腿也撕下了，一切都完了，木匠來了，美麗的叢林，砍斷了，全都完了，消滅了，只剩有可咒咀殘暴的人類。

洪水來了——

牠們勝利了，將人類的骨肉做了牠們的巢室，將人類的血喂了牠底小雀。等牠們漸漸地健全起來，等牠們的新世界，沒有兇惡，沒有危險，沒有仇敵。

——勝利的歌，重新歌奏起來。

這歌聲響，再也不會停止，傳到宇宙的極處，這時候，好像天神的來到，歌的聲音喚起宇宙的咆哮，樹木花草，也從地裏鑽出來；樹枝的高大，聳入雲際，鳥兒在呼萬歲。

——這世界再不能毀滅

——危 機——

心 中

“蘭姊，你來，看我們的小貓兒，這幾天真活潑起來，你看牠的跳動；牠的呼叫，是極可愛。”翰芳對她說着。

天氣真清朗，僅僅是坐在屋裏，真是無聊，使人太悶了；不如到外邊散散步去罷。

——你看冬日將去，春天已來，鳥雀在樹杪上狂叫，自然的景象，真使我愛慕牠，這幾天我也快樂，隨處都是向我在發笑，你看誰像我們的幸福。自由的幸福充滿了我們的房間，真可愛；真可戀。

孫步蘭，輕輕地將牠抱過來，牠的兩個圓眼很會變幻。

他們互相擁抱着，呈着笑容，床上置放着新的被褥，像新人的洞房，房內充滿愛的言語和笑聲。

恐怖和懼怕，在翰芳的心裏遊蕩；將他壓下去罷，使人真難受。在這時分，只有沉默地回想，暗淡的影子輕輕地失去。——噩夢時時出現，有如巨掌在捕拿他，有如仇敵在將他圍着，向後又非能逃去，溝塍交錯着。而難攀躋，罅裂的深處，隱隱可聽見靈魂的咆哮。

太陽微微地笑了半天，偷偷由花叢裏滾過去，窺探深閨的密語。太陽總等着伊的屋子裏，發出火星來合炸彈的怒叫。

她不願意我拂摸死人的骷髏，她異常畏懼，她以牠是最骯髒了。——我知她在外面對牠誠然以畏縮以骯髒，——她實在我痛愛的。她聯想到人的慘酷，她是慈愛的，她是憐憫的，她以為人的末路，就是灰土的歸納。

——人的骨由石灰質所成，人的肉由炭水化合物所集，而終必復原。

骷髏在案上崩裂了！牠的噴嚏是我的舊夢。安琪

兒執掌魂幡，由黑暗中逃去。

“我明白了，我甦醒了，愛是我獨有的。

“翰芳你覺得不好過嗎？恐怕昨夜受了寒，春天真要留神‘你去在床上躺一躺就好了。’步蘭對他很關心的問着。

“沒有。你在屋子休息着，或者你去到公園去，你可去找兩個同伴，我有一點事，我要出去，我一會就回來”翰芳恐慌地對她說着。

“出去的時候務必小心些，時令太不好，現在流行一種時症。”用愛心告訴翰芳。

——他穿上外衣，直着眼飛奔了去。



Satan 催促翰芳，一直到了楊瘦影女士的家中，他敲門的聲音，很巨烈。

“是誰，是誰，”裏面的人奇怪地叫着。

門開了，他直跑到楊女士的房中。那僕人非常驚異，使他不可猜想。

“Miss楊，我坐在家裏，有人來信，說周雯病了，而且劇烈。我不知道爲什麼跑了你這裏來，本來想不來

擾你，因為我們許久沒有見了，今天路過你的門口，順便坐一坐，談談老同學的消息。”夏翰芳十分鎮靜般說着。

“他當真病了麼？我明明在那天看他上了火車站，手拿着行李，很喜悅的樣子進了月台票房的門口裏，——昨天我同步蘭女士還說到他，我說恐怕他回家去了。怎麼他又病了？”瘦影很無精打彩的樣子問着翰芳。

“是的，他真病了。”

“我自從他走後，我想寫信給他，他那個人真不錯，很忠厚的。——現在你來的時候恰合適，如果你到他那裏，請你帶一封信給他。”

“我正是爲這件事，來到你這裏，他現在過着乾燥的生活很難過，聽說他的愛人與他近來的感情十分稀疏的。所以他要回家去。——因爲這幾天我很忙，明天還要到S鎮去，這裏有兩本書，是他在學校放在我那裏的，我將牠交給你，隨你的意思，什麼時候送去都可以，——現在我屋子內，還有兩個朋友在等着我，他們要我同他到另一個朋友的地方去。再

見。”

——他抓起帽子，走出去了。

翰芳在路上並沒看見在路玩耍的孫女士，只以爲她在屋裏，等着他，一切都忘却了。佢們的合好，有如蜂房滴下的蜜汁，有如戰士的盾牌，他生命就都隱藏在那個底下。

“她不在屋，出去了，”翰芳心裏想着。

——他如一個蚯蚓，在地上蠕動，他又跑出去找他底愛人。——他在一個市場上。遇見她，——佢們跳躍而歸，好像蠢虫在動顫。

心……………人， 在衝突，

心……………風， 在動顫，

心……………太陽，在燃燒，

心……………心。 在嫉妬。

棄 絕

“爲什麼不同他一路來呢？我的老同學，他很可憐，我很願見他，——我們已有數月未見了，——朋友！我在這裏並沒有一個人，親自用他們的手，去寫一封信給我，使我減少一點痛苦。朋友！我心已枯乾了！牠乾了！，什麼水也不能潤澤牠，”病者，在牀上對着楊瘦影問着。

“夏翰芳，他沒有工夫。”

“我們的學校停辦了，經費不足。”

“停辦了，——唉！我的朋友，夏翰芳，楊步蘭他們又去被社會臭風重復吹起來，憐可，可憐。”病者的呻吟。

——咳嗽的聲音，將屋內的空氣衝破，時時可以聞到病者的臭氣，有些藥水的氣味，在鼻子內，出來又進去，——沉重已極，沉重！沉重！

他在這裏，十分喜樂，只因了病的捆綁，使他不能動身。——他可憐人類，並沒仇視了。——可憐人的微小和軟弱。

他現在有如站立在大山之最高峯頂上。瞻望在人海裏在翱翔的鷹，用銳利的眼去看世界。——宇宙雖大，在他的目中，不過是恆河的沙粒。他見了這景象，潸然淚下。——他隱諱於一切人的面孔，如同藏在菩提樹底的行路人。

——一些人漸漸像花的糜萎了。他缺陷導誘人家到死路去的知識。他卓犖而歌且幽吟，他想提攜着人的心；使牠變紅了。在心內醞釀，他又想到人的交情，好像芥蒂。沒有帖適的地方。——立刻停了幻夢；被聲驚破了。又懶洋洋地望着瘦影的面部。然而他異常懦怯。於是他轉了頭，靠在裏面。

“等你病好了。我可以同你在一處居住罷，好像從前你的人，在你面前一樣，”忽然楊瘦影說了這一

句。想收回去；又來不及。

“朋友！我哭了，我接受你的心，在慕眷我，你是聖潔的女子，爲我所欽佩你。——我是懦弱者，敗退者；我受不得你的心靈，來潤澤我。好友，我不能與你們長久同處了。我還是要去……如果再後來你遇見我所認識的朋友，請你替我問候他們的永安和幸福。據醫生說，我的病，如果能好了，那麼就早好了；如今已到了十分劇重，已經換了許多醫生診治，吃了各種的藥水；均不見効，朋友！完全……，”他說話十分沉痛，有如將死的鳥，在啼鳴。

這時瘦影底心像死了一般，也沒有什麼希望；也沒有什麼所求，她暈倒在周雯的牀邊。——周雯看見了，傷心的，縮轉了頭。又似睡去。——她不久漸漸地醒轉了來，在病室內，走來走去，心靈已燃燒起來。

“我全都知道了，在你心中的一切。你是可愛的女子。我往日不了解你，是我的過錯。朋友，孤獨的朋友，你是世界的母親，我希望你教導他們。——我已經是一個被摘下的果子，不能再恢復健強；只待人們的吞食了，在這一霎我絕不去棄你，而背負我的良

心，我已經知道你的忠實了。——你坐下，我現在好了一點，幾乎完全好了，我要同你說話。”

——房子裏十分寂靜，聽不到一點的響聲。只有病者的呼吸聲氣。

“因了你這種的聖潔，使我心的巨石拿出，使我在這一霎可以舒服一下。——在去年，到了中秋節，我沉默地，在黑暗樹林裏玩耍，看着月兒，這是我素來的怪癖。同學們來了，將我扯了去，這是他們的愛我。——後來我又聽見他們打起架來，——那時候因為太晚了，我已睡去，第二天半夜，夏翰芳很焦灼的敲我門，他進來的時候，臉色青白，他對我說話的聲氣好似紡線的機子。——他戰慄的聲音使我恐怖，有如電流通過，他說：我的生命，我沒有權柄使牠延長和縮短。由我手中將她奪了去。他最後用他的奸滑的手段，他使我寫信給她，說我已有了夢人已結了婚。果然這信發生了効力，他毅然而去，——我如冬天的蟲類，在地中全都完了，萬彙消沉。”周雯在牀上，暈過去了。瘦影，失望中激憤而去。

洩 露

火車活動着，近了杭州，時候約三點多鐘。——翰芳就在天然飯店找了一間客房，一共有十多人，在這裏，這是學校叫他們到此地寫生的小團體。

翰芳臨走的那一天，步蘭不在校裏，不知道他要到此地來，所以現在他剛到飯店裏，他就急忙寫信給她。

蘭姊：我已安抵杭州，那一天，天氣很好，現在住在一個飯店裏。當我起身的那一天，因為你沒有在學校裏，又沒有時間找來，所以我一到這裏，就發寄這封信。我推想你必然已經回到校裏了，——現在我求你點事情，如果我家中有信到校的時候，請你轉給

我。——蘭姊，我也知道現在你手中很缺乏錢用，所以我家來信的時候，無論是常信或是掛號信，你都可以預先看一看，如果有錢寄來的時候，你就直接到郵局裏兌來，你可以給我寄來三分之一就夠了，我在那裏不需要很多的錢用。——我底圖章，在品芝哥那裏。

這裏的風景，很好很美麗，遊客也很多，我計劃將最好的風景寫完後，我即時就可以回來，——那裏實在可以拉住人，使人們自願在那裏。我想寫完了這信之後，我就先到哈同花園去，找兩個老朋友，那麼我就省事多了。——在心裏鼓動我，使我即時到哈同花園去。不能再多寫下去，且等下再說罷。

你的愛友，翰芳。

○ ○ ○

步蘭：你的來信我已收到了。謝謝你，爲我轉信，你近來，不覺在閒暇休息的時間感到沉悶嗎？我竟爲了求智的慾望，而離開你。

上次我寫信給你，不是說我寫生完了就回來嗎，然而我的心情，實在不可推測，被那裏的風景吸着

了。西湖真好；真是聽景不如看景。我很希望你也能來才好，你下次來信的時候，可告訴我罷。

——有一天，我坐蘇堤上的一棵柳樹旁邊，我的身心，有如安琪兒飛在天空。一望去，桃花雖是謝了，可是碧柳滿了全湖，在那個時候，恨不得你一時在我的身旁，共賞這佳景。樹的背後映着幾塊雲朵，湖水蕩漾着，如天國之樂園。但是西湖可惜弄些西式房屋，就失了純粹中國的風景的美。

我每天除去寫生以外的時間，還在飯後去遊蕩湖濱，在湖水上面的划子，好像蘆葦一樣在活動。我天天如是這樣生活着。

——總之我希望你在最短的時間，來一次。

你的愛友，翰芳在西湖。

○ ○ ○

翰芳：

你不是叫我即時能赴西湖纔好，在我想來不必這樣忙，實在路費不足。你這次完全是學校津貼，我去不是完全自備嗎，所以我想到暑假去。現在功課，也甚忙，一耽擱恐怕趕不上。實在請你諒我。

翰芳，你家裏又來了一封信，那信內說的事情，使我莫明其妙，我將這封信一齊寄來，我想你看完了你必和我一樣的……。

別的話，不要談了，希望你快回來。

你的友，步蘭。

○ ○ ○

翰芳吾兒知悉，汝數月未函至家，爲父之心，時時念汝，家中屢遭兵災，不堪生活，望汝能請假至家，愈速愈佳，汝妻已病月餘，早晚甚劇，不能起牀，飲食不能入口，在此數日病狀更危；據醫生所言，不可挽救矣，汝母年老，不能時守汝妻之病，然汝妻必時時要人看守，但又無相當之人，故來信告汝，恐其病須待靜養爲妙。家中一切，均甚平安，不必掛念，惟望見信後，即復回音。

父諭 △月△日

○ ○ ○

在翰芳的心裏，看見西湖，忽然變成灰色，一切都觸了黑漆似的。

——火車在蠕動，將翰芳載了歸去。

“翰芳，幾時到西湖去的？”瘦影問着步蘭。

“你沒有在學校嗎，你不道嗎，學校組織一個寫生團，他也是裏面一個，上月就去的。”

“瘦影，你看他這個人，真下賤，他過於滑頭了，我希望能夠離開他纔好，”步蘭氣着臉。

“怎樣？，

“我一定與他不在一處，在我心上還比較舒暢一點，這個學校我決意離去。”

“你們又是爲鬧氣拌嘴罷？”

不是，他有妻子了，他妻子病了；這種人任他去罷。他已有了伴侶，我欲走開這裏，一定走開。現在我一句話全不說了，我一定走開。”

在這時候，她記起周雯和她的生活了。使她的精神暈亂了。

“好友，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我並不是要破壞你倆的愛情，而我也定不敢做這樣的事情。周雯和你別離以後，他並沒有走去，他就病了住在T醫院裏，病得很厲害。有一次我爲翰芳的事，到醫院裏去，他見我

哭了，使我異常難過，他很念你，他瘦得像鬼一樣。後來談到翰芳的消息，他哭得更厲害。他對我說：“好友，我在未說以前，請你要將這話存在心裏。——翰芳在八月十六的夜間，他敲開我的門，他進來的時候，臉色青白，手中拿着刀子，他說，我的生命在你手裏，周雲，我沒權柄，使牠延長和縮短，請你賜給我的生命罷！翰芳又說着，你知一個人的心裏，萬人難測，你能知道她除你以外她沒有別的人嗎？……………後來他要自刎，我將刀子奪了過來，他算沒有自殺了。……………”周雲說到這裏，他已半死過去。”

“唉！人類啊！人類啊！”步蘭靠在椅子上嘆氣。

“我絕不顧及他的生死，我決定走開。”

“周雲，他還說些什麼？”

“什麼都沒有說。”

——呵，人類！人類！

一切苦痛撲攏在身旁，逼近在心中。我將飛去這囚籠，在這囚籠裏的人，整夜的流淚，我忍不住再諦聽，這號叫。

“你去了也好，我不久也要離開這裏。”瘦影不起

勁的說着。

“影姊，我在這洞井裏，我堅決了，我自信我這整徹無隱之心，——他在窒扎我底喉頸。我再不能讓他使我的美麗受了損傷，我所經過的路上，在我每一步的腳跡內；有多人犧牲了，我能使要死的人甦醒，使自殺的歡歌，通通在仰慕我，我由滑膩的口中，勝過了。我聽見在沙漠中有人在呼喊我的名字。我每當由衆人身前走過的時候，他們都因我而傾倒。你是個智慧聰明的女子，我告訴你，你每當聽見聖人 Peter 誦讀經書的時候，你必愉快，你走着雪白的路上，你必有幸福，你必有愛情生出來，不是暫時的，却是永遠不滅的，我們罪惡深重了，求聖人用他的腰帶揩淨罷。古時大辯論家，大哲學家，也必跌倒。從此我不願再多說一句。使人厭我！”

——聖人！我要跟隨你去。”孫步蘭說完了這幾句零碎的話，他微笑起來，

“瘦影，我們去罷！”



——火車由鐵軌一節，而長逝。夏翰芳的眼中萬事使

其不可推測，他已安然到了S鎮的北站。他的心上有如一塊巨石，他思念以後不可預言的恐懼。他全身在顫動，他沒一時不在心上叫着，“我渴了，我渴了。江河湖海的水已向他處流盡，我俯首看着井中，沒有一點亮光。再不能叫我底口管，潤澤一些。因此使我的呼吸也停止，這世界真可怕，我的水缸裏他盛滿了沙土。

在車上的一個陌生人向着他說，

“青年沒有出路，在暴風的路途上，尋不到藏身的地方。在世界的青年都是這樣的，朋友，什麼日子是我們安歇的日子，你能用真實的心告訴我麼？”

“朋友，你是陌生人，我相信你，我是由地球的一角地方奔了出來，我經過了入雲際的高山，和險道，我曾與野獸同居過，現在還時常不斷的有猛獸侵犯我。我都勝了他們，我自信我是一個強有力的人，一切我都不畏縮。然而魔鬼來了，手中舉着“離棄”的旌旗，我見了他全身的精力，已變成金子的溶液，無所支持，我自己也不能知道，將要入的是什麼模型。朋友。真可怕，正如強壯的人，撞在電流，一切的力量都

熄滅。四處一瞥，只是沒有盡處，曠渺到了極點，唉，全是一樣的呵。”

——他追憶這句話的餘力，和這個的幻影，都不見了。

○ ○ ○

星期日的下午四點三十分，火車近了P鎮，由西便門穿進了灰色的都市。望着那些城門好像法蘭西的凱旋門。

孫步蘭在西火車站等着他。他見了步蘭全身已抖起來。

——坐着人力車，一直達到了C H的學門。街上的沙土似黃的熱風，不住的吹來。

○ ○ ○

星期三的清晨，夏翰芳獨自到繪畫室裏去，那裏掛滿了，聖人和豺狼的貓笑的圖畫，他更懼怕起來。一些的時間，他好像在摸索什麼似的，他忽然尋到孫步蘭的畫衣掛在牆壁上，他笑了，似乎有些發狂。他急忙跑出畫室的門外，到桌子上惶惶寫了一篇信，又跑回到畫室裏面，對着她的畫衣，鞠了三鞠躬，將那

一封信放在她的畫衣的衣袋裏，他獨自微笑了許久，安然關上了門，出去了。

——這時候他憧憬着她的幻影，他在祈禱着和從前一樣的快樂。

——他在這幾天內，在心內雖是不安，而異常快樂，

——他等待他的希望成功，因此而歌唱，而歡喜。

有一天他去散步，在無意間又進了畫室內，他四面瞻望無一點氣息，他不留意看見地上的一封信，使他發抖了，正是他給步蘭的信掉在地上，他的神經錯亂，不能猜出這事的顛末，他又想着，恐怕是不小心落在地上，他心又稍微安靜一點，重復的又將那封信插在她底畫衣的袋裏，他很關心的看了那衣袋，並沒有一點破縫，他出去了。

夏翰芳躺在床上，沒有安靜，好像活潑的小孩子們。——他跳起來，彳亍彳亍地直跑到那畫室的窗前，他窺探裏面，並沒有一人，他忽然又縮回身子就向回走，因為裏面有一個女子在看他，他恐怖起來，不敢向前進半步。然而他的勇氣衝起來，他又進去了。看見那封信還在地上，他又插在裏面。——如此

共有八次，使他不能甦醒了。“他心上的人，飛去了。”他心裏想着，未必！未必！我相信她不是這樣的人，但是在他心上又是鋪着畏懼的網。

——夏翰芳，因憂愁而睡去了。

她底心呵只不住地忡怔，獨自踏着鮮明的草浪。可憐嬌滴滴的鮮花，已在我手中枯去。厭棄的步蘭，只感到淒涼。她在這個花園裏，周雲和她舊日同坐過的那塊山石，又在她眼中發現，她回憶舊日的一切，使她的心酸痛起來。

太陽似乎將牠的光，不願照在人間，由銅色的薄霧出來，這霧演或各樣的斑紋，像玻璃上的熱氣。霧氣漸漸地升高了；輒漫過綠草。罩在赤楊的頂上，如一座圍牆。步蘭俯首祈禱着她將來的幸福和恐怖。她灣着腰，向着溪水，洗她的頭，好像一個教徒在受牧師的洗禮。她欲使過去一切的不幸，投在水裏，她只有這一點的希求，她非常的痛悔。她洗完了，像一只無精打彩的野鴨，回到教室內，聽她再不願聽的課程，一切灰心着，時時在追念。

她在教室內，看見了翰芳急忙轉過頭去，再不去

理會他，更觸動她的傷心。於雖然耳裏是聽着教授在講書。可是只能聞音而不能聽見意思。翰芳要和她談話，她不看他，在暗地裏罵他這畜生。翰芳還是在和她談話，她還是不理。

“步蘭你出來，我有話說。”

“什麼事，你先去罷。”

——步蘭下了講堂，走到他的寢室去。看見他在哭泣。

“你來了。步蘭我上次給你的信放在畫衣袋裏怎樣回回掉在地上，不是人家和你取笑罷。我就把那信又拾回來，現在給你看看罷。”

“我不要看，這無人格的信，不要費了我的時間。信上的事，我也明白了。”步蘭說完了這話，默默地坐在一旁。

“你到底爲了什麼這樣厭棄我？那封信裏面，你並沒有看，何以知道呢？”

“朋友去罷！我們一刀兩斷，一切的事我不願向你再講。正如對着一個糊塗的人，你有你最好地方：這裏已變成了旱海。只充滿沙漠，朋友你去罷！”說了

這話，步蘭倒在椅子上，呻吟着微微地下淚。

“步蘭你究竟是怎樣？你說罷，我摸不着你們女子的性情。”

“你的事，還有什麼可講的。不過我以素常同學的感情；答應你一個最後的要求，你這非人類的東西，你自己何嘗不知道呢？我們雖是同處在一塊有這麼許久，可是到了現在我纔知道你是這樣的人。你將我的鮮花，放在陽光底下晒枯了，如同猶太賣他的主人。你將我的愛人周雯逼走了。難道你能得到滿足麼？當你在西湖的時候，楊瘦影來了，她將你的罪惡全部說出，我想原諒你，到後來又接到你家中來的信，叫你看守老婆。還聽瘦影說，當你逼着周雯的時候，他不應允你，而你拿着無價值自殺來恐赫他，他的心是慈悲的，他應了你，你還說一些鬼計，叫他寫信給我，就說他自己已經結過婚，使我們分離，他是好人，來信他也沒有提到這事，他是可愛的。誰能使我們的愛分離呢，有同天上的灰塵。你的罪惡過於大了，你是個罪魁。——現在我纔明白我親愛的哥哥周雯在那一次所給我最後的一封信，我一切明白了。”她

說完倒在地上，暈了過去，翰芳看着她，不住的流淚。

在教室裏，那個教員講得流汗，以他全身的力量，將他所有的智慧倒出來。

——翰芳在教室裏喧嚷，他不顧及人家上課，“完了完了！她媽的，一刀兩斷，還有兩刀四斷呢，”——這時候，大家都聽着他。

“步蘭這是你平日給我的信，你們大家看看罷，她無良心的女子，我爲她用了許多錢在她身上，連我自己的事業都不管，恐怕我爲了她太過於忠實了。”

夏翰芳將許多信，一齊放在講桌上，將一封一封的信，由信皮內抽出，挨次讀給了大家聽，同學都是嬉笑，都帶譏諷看他。窗外圍着許多的人，向裏面看，教員也停止講了，所感到就是些喧嘩和嘲笑。她的面青白，臥在桌面上，一聲不出。

“完了，將牠用火燒去罷，沒有留着的必要”。翰芳，用火柴將那些信件，——那信紙是很美麗的，有水紅色的，有淡綠色的，寫着黝黑的小字，真是美麗；都燒了成灰。

“你是一個現代的青年麼？”步蘭，氣忿地說。

大家看着他，發了笑，——時候到了，大家一齊退了課。回到寢室中。
——在寢室中，又滿了嚷聲。

— 嘆 咚 —

返 家

夏翰芳，在衆人面前，整日過着譏笑，辱罵的生活，他的神經，不能支持了。他每當經過小孩子的面前，那些孩子用石礮打他，他做出鬼怪的樣子，孩子們就笑起來，這孩子們不過是要取這點笑的慾望。

他見了女人，特別的發狂，向人家叫着：

“我的愛人，你到什麼地方去？”

——使那些婦女們的臉上像將落的日光，人人都在說着：

“不要惹着他，他是瘋子；前幾月還是一個明白知理的人。”

——他無論經過什麼地方，無一處沒有不同他取笑的。

“步蘭在那裏等你，你快去罷。不要去太晚了。”
人家嘲笑地對他說着。

此時他異常誠實，可以說他的誠實勝於一切道學家。於是他聽這句話，他向那裏跑去。人都笑起來。他在懷着：

“步蘭，沒有在這裏，那裏一個人沒有。”翰芳對着他嘲笑的人們回答。

“步蘭她沒有那裏麼？那麼她一定到那屋子裏去了，你快去看看罷。”

於是他又跑去，到他的屋裏，他又沒有看見什麼。

——他一開門，走過兩個女人，他在後面叫着！

“我底愛人，步蘭，不要走，到我這裏來。”

“你是誰，誰認識你，瘋子，”那個女人在罵他，他笑了。

○ ○ ○

後來翰芳的家裏，知道他已經瘋了。將他接回家

去了。——他在家裏，整日困守在房內，得不到一點自由，家裏找了一個人看守他。使他不能隨意活動，他只有坐在黑暗世界裏。他的妻子又在罵他色鬼，賊骨頭。——但是他只有微笑。

在家裏他除了笑和哭以外，就是擊打牆壁，他那兇惡獠笑的臉色，使人懼怕。

——他終日呼叫歌唱；他過着囚犯式的生活。

他過這樣黑暗的生活，經過三年，他的神經病漸漸地好了。翰芳在屋裏，就做些詩歌，和一些雜感，家裏的人看他的病完全好了，於是他恢復了自由。和他平日一樣；看守他的也走了。

當那一日，清朗的天氣，一片綠蔭，百鳥在樹間呼着狂歌，在那個美景裏望去，碧天無雲；陽光由樹枝的隙間。射在草地上，成了淡黃色，山羊滿了地上，像氈子的白花。他見了這種自然美景，感動他的心情，於是他跑到高山上去，四圍瞻望，在他眼前，發現一條大江，那江水其勢洶洶，浪上滾着白花。他異常歡喜。而歌唱。像沙漠中的旅行者，久渴而看了水似的那樣貴重。

——他走到那江的岸旁，他竚立着，跳了一遍舞，那水花向他歌誦，他愛極了。

他在那岸旁，大哭了。

“我覺悟了：我真真的覺悟了！我由這覺悟裏尋着快樂，什麼人的快樂，都比不上，——愛人，永別了！”他說了這話，江水已染成血的顏色，由旋渦中打了一個轉身，立刻沉在水底下去了。靜些時，稍稍地水面浮着些紅的水泡出來。

——鳥雀還不住的在樹間上狂歌。

——最後的一霎——

已過去了

孫步蘭，一清早就在T醫院的大門口，等了許多時候。太陽纔慢慢地升上來，成了個半圓形。

噹！噹！大門開了。步蘭，一直走到病房裏去，在病房門外，就能聞聽周雲的病狀，他微微的呻吟。時斷時續，她潛然淚下。等到步蘭見了他的面，臉色如紙，身瘦如枯柴。眼球在眼眶裏面。發出暗淡的微光，她跪在周雲的牀前，祈禱着。

“我親愛的哥哥，你是我最後的依憑。你饒恕我過去的一切，如同父親對於他的兒女一樣看待，那做兒女的，只有求告，——一切我無臉面了，等着最後的釋放。”她完了這話，又仰望着上面。

“天呵！天呵！可憐我這痛苦貧乏的罪人罷。我有如浪子歸了她的家。天呵！你使他的病，快快地好罷，你還要使我與他同居；我底心碎了。天呵，我的救主，我知道你是善良的，你絕不計較這事。我有如羔羊被人牽到殺戮之地，任憑他們的刀加在我的脛上殺去。……”她暈倒在地上，她的悔改的眼淚，不住的流着。

——這房子只給以她的，恐怖，只給以她的懺悔。
——那病人，忽然大跳起來，抱着她的腰，和她接吻，全身動顫而發了抖。

“你的一切，已過去了。我絕不追想，你受過世界上的波折，你是我最切愛的。”他哭了。他的氣再不能延長下去。他抱，下人斷了氣。身穿着一身白色的長衣，頭帶黑冠。

——終——

○ ○ ○

讀者諸君：你們知道周零他是孤獨的人，他的性格。非常溫和，同學都十分是佩服他。他的家庭方面，他個人方面，都是受着很難堪的環境。他的愛心非常

廣大，始終不責備她。不嫉妬翰芳。可惜他的生命就在這一霎滅去。

當他死在醫院的時候，有人由櫃子內，找出他遺留的一封給孫步蘭的信。現在我把牠呈獻給讀者：

○ ○ ○

步蘭：

你知道我麼，——我相信在這種的社會裏，有多少吞食人類的惡行爲。

我是一個戰敗者，困守在這裏；整日的哭着。惶惑，挫折，岑寂，嗤笑，已過者，使我鬱積而不堪回想。——但我底創痛隱伏在心裏有誰能了解呢！Byron 是個任性的詩，在此種社會上必終于受着摧殘而憤懣的死去啊！

前日是新春的開始，是這一年的元旦，人皆悅愉，我獨啜泣。但我並不是抱悲觀者，如今何以至於此呢？這緣故我也只有緘默着而靜靜地將她消失。

蘭姊：我受傷過於重了，記得母親死去的時候，我纔兩歲，懦弱無能的小孩，不久又被父親離棄。六歲時被政府養護在孤兒院，十歲纔進高小；以後

又被送到旦省去讀書。

——進了 EV, Lutheran Mission 的中學校

這時候我底父親知道我在 E, L, M, 中學校, 對我十分鍾愛, 要把我接到家中居住, 白晝上學, 晚上跟着父親, 我是多麼的欣慰而幸福啊!

我的同志, 我想, 你以為這種幸福是真的麼? 不知我到了這種地步更可憐了, 我相信人人看了都會起惻隱之心罷。

那知道父親起初離開我的時候, 他就在旦省和一個婦人結了婚; 這婦人來一個不滿四歲的男孩子, 十分地眷愛, 那時那孩子有八九歲, 很活潑, 恰我同一個學校, 在高等班讀書。——在學校中我就很奇怪, 大家都是叫着:

“這是你的弟弟。”——那真是奇事中的奇事。

蘭姊, 你知道我在家裏受了什麼樣的委屈? 我只聽聽我心的支配, 在這昏霾的白晝之下我屹立於大山巔。

我吃的是四五天剩下的飯菜, 一種惡臭的氣味, 實在窒塞我底喉管, 到那時候還顧及到衛生麼?! 有

時她底孩子有了錯處，我就替他挨了一頓飽打。然而這還不算，我還何等帖適於受脅迫呢！

她當我父親在家的時候，非常溫和而柔媚的對待我；但一俟父親出去了，我立刻就從天堂裏降到地獄。

“死窮”不可久占，使我淆亂而畏縮着，我每逢在智能上尋求，就要被她嫉妬而詈罵。我曾在冬天浙瀝冷風之下，穿着單衣，睡着蘆葦，這並不是我家的窮困而………………。

蘭姊：厄運總有完結的一日，因為不能再忍下去，只有一跑。但那時自己經濟不能獨立。只有當兵有飯吃，如此幹了兩年，終於不合我的志趣，決計改學醫，於是又當了兩年軍醫。——我十分想做個完全人，這社會壓迫我，導誘我，我只有掙扎着，於是又過了一年。

社會生活日日高漲。我又沒有專門技能，使我不得不跑到湖南去，求些稀微的快樂，但結果反使我對於一切事情都冷淡。我欲逃避；又為事實所不允，就受了半年的罪，這是什麼掩蔽在其間，自己已萬不能

猜出。

有一天，肚子餓得不可再忍，徘徊於冷酷的人事之間，誰也不來過問。下午七點鐘了，我走到店舖裏去，……………東西，在無心中將人家的屋瓦撞下來了。在腦後起了巨烈的呼聲。——“捉賊，捉賊。”

我想起社會主義者的一句話。

“人到了餓肚皮要死的時候，奪取人家的一塊麵包，不是犯罪的。”

我真焦灼而可憐，我不是做賊的能手，幸虧放了我，我週身的血液湍流而沸騰呵。

——但是我處在陌生的地方，無親無友，借不到分文，然而肚子是這樣的餓着，使我不得不再堅毅去做賊。這一下子，有了飯吃了，被警察抓去了，判決兩年有期徒刑。

——我與這社會裏不共戴天之仇，我心由蠕動而形成狂濤，這個判決太不公平了。

步蘭！我底心在這時候，是多麼酸痛啊！既望爲人，不得不掙扎求生，也只有掙扎才能求生罷！一直到出獄的時候。



人類又在殘殺！北方發生了戰事。我去救人，就在後方去充當軍醫去了。

我的機會總算來了，每月的薪金除去用度之外還能剩下幾元，於是進了C省的藝術學校。人從困苦中得到幸福，是何等的跳躍而欣慰呢！

雖然我得到這些，還是不滿，食飽衣暖，性慾生。——我本來也很痛恨舊式的結婚，真是掠奪女子，女子她不是人類麼？然而我底性質，又過於偏僻。

在我最初的愛人，以我的真摯性情澆灌她，眷愛她，勝過一切，然而她賺我窮乏，以至破裂了，她獨自飛去。

我第二個的愛人，她不獨賺我窮乏，有一次她竟用了毒計殺我，却反為我得了最後的勝利。

步蘭：我心多麼難過，我出了那個學校後，我預計做個農人，自耕自食，自種自給。但後來為事實所限，和金錢所阻，而沒有實現。就跑到P埠來，充當教師。

——我立志再不去同異性接觸，然而誰能使情感鎖

住呢，情是純潔的，——在我心自忖度着。在學校做教師足足滿了四年，我預備留學去，路費籌好了，忽爾發生戰爭，因而被阻，滿心充滿了失望。

在校中很安適，亦不想向外去流浪，幹了幾年，結果還是跑，因為受攻擊太厲害了。——他們爲了金錢，親戚，高位，在那裏稱霸，我忍不住在這個井裏，——我遠飛了，飛到沙漠中去。

——我如將臨大敵，做戒提防着，虛僞，欺侮，竊怨，在那時候，我異常不敢接近女人。好像電的絕緣體一樣。當時有一位女教師，在品行上，學識上都還好，她很孤獨，在唱慕着愛人，——她愛了我，而我亦愛她，却不與她接近，因我受的傷痕，過於重了，我心已萬事消沉。

蘭姊！她天天渴慕我，幫助我，表示她的愛心。我受着她這樣愛的薰陶，我心亦復燃起來。我反復思念過去的一切，使我瑩徹無隱的心情死去了，還是不去常常與她來往，——久而久之，她終于勝利了。

我倆的愛，如同一人，沒有一個人不說我倆是靈韻豐濃的接合。有如慈愛的母親對於她的兒子，有如

富人對於他底家產。

——她的美而健的體格，時時使我沉醉於愛的懷抱中。她那活潑可愛的眼，芬芳的口，在我眼中，是成了獨一無二的，她行走飄逸，好像小鳥，有如細絲的飛動，我擁抱着她，我深深地挨近她底口，接着吻，有如登上天堂，澄清了世界上的一切。勝於名利，勝於金銀。

我和她日常的生活，互助着，如像世界已久實現了大同。——我和她共居了六年。

步蘭：你想這樣的社會真有這樣的事麼，可憐的社會，誰能料到她被人家利用，做殺人的工具，她被入買通了，她要暗殺我，你不知道嗎？我身肩的刀痕，到了現在每逢陰天下雪就酸痛起來的。我太忠實了，然而我不以她是女子，而去輕視她，你是知道的。

經這一次敗走後，我遷居在深山裏。然而風雨不可推測，又被她尋見。——她在法庭控告了我，我以真潔勝了她。——但她被處死刑。

我的瑩徹和婉而淒楚的心情，使我落淚了，我在她未死以前，我欲去救她，由兇惡的槍下逃了出來。

——我心邀越着，缺乏挽救的才能。

當她在法場的那一天，我心異常難過，幾乎暈倒。

她見我，她垂下頭來，她已哭了，她在最後的一霎，她覺悟了。

洪————

槍聲響了，她跌倒了，我跌倒在她底腳前。

蘭姊：從此我的心靈，給了一個最深的刺激，我繫念而可憐她，我憐憫她的死，她在最後的一剎，她覺悟了，但她底時候到了。

我起先，過於淺薄我，我以女子太惡了，她先以妮婉而誘引的手段加在我底頭上。

——我傷心她的虛偽，爲着苟且偷生。

你能了解我，我深深地佩服。對於我，我希望你願諒我罷！

冬神凶惡地用凜凜的風吹着，但是春神會用和暖的風來趕去牠。

我異常快樂，吟咏舊日的愴痛。招搖着你來補綴，撇開閃爍的紀運，我虔敬祝你底身心健康，諦聽

以後的一切，以我一種靜穩綿瓌的志誠，隱偉一切的抑鬱，現出一片燦爛的光輝，窺瞻暑日的尋求，欣欣以向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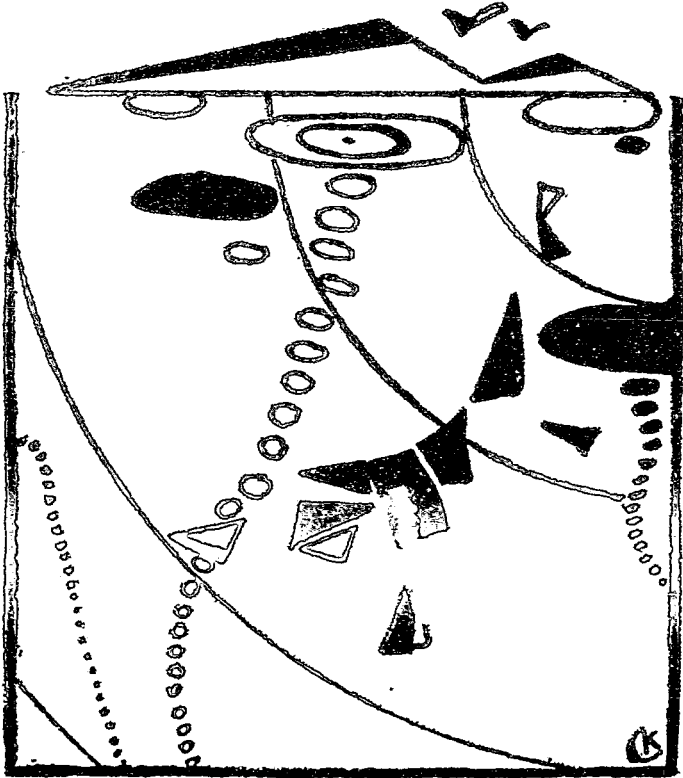
——半生的傷痕，請你用愛洗滌淨盡罷！

你聽！鳥雀在狂鳴，歌誦着。祝賀我倆。——你是我最後的依憑。

你的哥哥周雲，寫於地獄幽僻之處。

嗷嗷

郭 鑫 作



1929,9,15 付排

1929.11.10 出版

版權所有

每册定價大洋四角五分

外埠酌加郵費

